

前 言

本期主要译载了日本革命文艺团体齿轮座剧团创作演出的几个话剧剧本，还选译了日共（左派）所属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艺作品和评论文章。译文都是从《人民之星》、《长周新闻》和《文艺战士》上译出的。

目 录

河流下游的市镇(话剧)	(1)
春雷(话剧)	(25)
冲绳的早晨(话剧)	(48)
波涛(话剧·梗概)	(80)
暴风雨的船台——《波涛》主题歌	(91)
红纸鹤(话剧·梗概)	(92)
白色的桥(短篇小说)	中原瑛 (97)
致春斗、国劳的斗争(诗)	白松哲夫 (108)
竹根(诗)	杉田光二 (109)
日本电影向何处去(评论·摘译)	吉川彻也 (111)
颠倒了的侵略战争史(影评)	佐古诚 (118)
战争和人·末集(电影剧本·梗概)	(121)
谈不上什么反战(影评)	吉川彻也 (128)
海军特别少年兵(电影剧本·梗概)	(134)

齿轮座剧团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 日笠世志久 (139)

· 动 态 ·

日本山口县出版文艺季刊《流域》..... (147)

山口共同映画社摄制纪录片《胜利的歌声

响彻四方》..... (147)

纪录影片《是人民的力量恢复了日中邦交》

摄制完成..... (148)

《艳阳天》等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日文出版..... (148)

齿轮座创作新话剧《美枝子的同伴们》..... (148)

河流下游的市镇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前 言

《河流下游的市镇》是我们剧团创作小组的某一个成员，在(山口县)岩国市写出的作品，那里有美军基地。

这一个剧本大致上根据真实的故事写成。岩本保夫、元藏、母亲、义子、梶井等都有实在的人物，当然剧中人物不是和现实人物一模一样。

创作小组的A君，在岩国市，每天自己带着饭盒去劳动，接触到劳动人民丰富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和斗争，听到从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很多生动的故事。

A君和一位青年工人成了好朋友。这位青年工人曾经在工厂附近租了六畳和四畳半的两个房间，和他父亲一起住在那里。他父亲在山脚某处当过半年石匠。他姐姐现在在冈山某纺纱厂工作，妹妹曾经在名古屋工作过，损坏了身体，目前在岩国车站前商店当店员，和这位青年工人住在一起。他父亲出外干活，神经痛的毛病加重了，现在回老家，和他母亲一起当短工，帮人家插秧、割稻等，勉勉强强地过日子。

A君和这位青年一块儿劳动，一块儿贴标语、参加示威游行，一块儿生活。这位青年热爱工作、富有责任感，

无比痛恨统治阶级，深切关心伙伴们和家属，这一切深深感动了A君。

有一天，A君看到这位青年的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信。

“听说你很好，我比什么都高兴。”以这样开头的这封信，写满了家里发生的事：父亲出外干活，伤了身体，近来常常半夜里起来喝烧酒；最近附近镇上举行游行时，他生平第一次参加；在冈山工作的姐姐一直没有音信；常生病的妹妹这些日子倒挺好等等。

又说，不再反对自己的长子即这位青年参加工人运动；说，一家都依靠你，你可要保重身体等。她还对物价上涨，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表示愤怒，对令人不安的前景表示忧虑。

“妈明天还要干活，今天就写到这里吧。”信就这样结束了。创作小组的A君读完了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晶莹泪珠夺眶而出，不觉落在信上。

A君在这一家人身上看到现代日本的缩影，看到无疑即将席卷日本全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暴。工人和农民阶级兄弟般的团结，美日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统治，阶级分化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当工人的大儿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这两三年来一家的政治、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这一切都激起了A君的创作热情。

因为这位青年工人一家人经历的道路普遍贯串着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喜悦、悲哀、愤怒、骄傲、愿望、斗争，把这些故事加工提炼，就有可能反映出更广泛的日本全国劳动人民的心情、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对胜利不可动摇的信念。

以书信的往返为中心组成几个短小场面，加以阶级分析、评价，形成思想感情融合的境界，再配合必要的音乐、效果，使它发挥重要作用等等，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突出戏剧的主题。就这样，这一出戏作为旗帜鲜明的革命文艺，出现在劳动人民面前了。

这一部作品就是这样从劳动人民当中产生出来，和劳动人民共呼吸，并将和劳动人民共同成长。

衷心希望读者谈谈感想，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人 物

岩本保夫	20岁	
岩本元藏	48岁	保夫之父
岩本茂	42岁	保夫之母
岩本义子	14岁	保夫之妹
梶井	40岁	工人
大木	19岁	工人
风间	50岁	农民
兴津	37岁	农民
楠田	38岁	
藤岛	60岁	自民党党棍
看守		

一九七一年的日本——从春天到秋天

第一场 车 站

〔车站一阵喧嚷，保夫和元藏上。〕

保夫 好几年没有听到爸爸唱打夯歌了……

元藏 大伙儿为我开了那样的欢送会嘛。

保夫 厂里的同志们不巧今天都上早班，不能来送您，让我代问好。

元藏 保夫，行啦。你该去工厂上班了吧。

保夫 还有时间。您等一等。

〔保夫下。列车通过车站的声音。过一会，保夫带饭盒和酒，上。〕

保夫 爸爸，这是午饭。

元藏 还买这些，不必啦。

保夫 您一连干了半年，也该歇一歇了。

元藏 真快呀，已经到了樱花开的时候了。很快就要育秧了。

保夫 是啊，您是夏天的时候到城镇里来干活的嘛。

元藏 好不容易工作刚顺手了，就（把手放在脖子上）被解雇了，又要给你添麻烦了。（点烟）靠当农民能吃得上饭，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保夫 （画外音）我在周南市当钢铁工人，在这里有西日本最大的美军基地。仅有四反^①地的父亲，离开住惯了的农村到这个城镇的一家建筑公司当转包工，整整干了六个月。父亲在火力发电站的地基工地上工作，那儿

^① “反”系日本土地面积单位名，一反 = 991.7 平方公尺。

到处都是大型绞车嘎拉嘎拉喧叫着，电焊火花哔哩叭拉地四处飞溅，活象是战场的地方。父亲专门搬运洋灰浆和作脚手架用的圆木头，他一直拚命地干活。地基灌进了千百万立方的混凝土，巨大的八层楼高的钢筋架竖立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年近五十的父亲，却被拒绝重新签订合同而被解雇了。

〔列车进站。〕

元藏 麻烦你了。

保夫 代我向妈妈、义子妹妹问好。

元藏 就这样吧。（随着铃声跑进车厢）

保夫 （向着正面的列车车窗）爸爸，您就以后再来吧。饭盒和被子都保留着哪。有了适当的工作就给您捎信。啊？什么？啊？

元藏 （画外音）保夫，我说，好好干哪。

保夫 嗯，爸爸，您也保重。

〔列车驶去。〕

保夫 （独白）“保夫，我说，好好干哪。”咦？好象在那儿听过这句话？我无意中想起这句话，猛地一下跑上月台，骑上寄放在停车场的破旧摩托车（用手势发动引擎，开走），顺着这个城镇的热闹街道开往工厂。（看着四周）今天美国鬼子这么多呀。你瞧！脸色那么难看，不管你们怎么挣扎，在越南的失败是逃脱不了的，等着瞧吧。（看着装货台）这个车子的后面装满着要在这个城镇的大大小的工厂散发的“粉碎安保！”“撤除美军基地！”的传单，早晚要把你们从日本赶出去的。（换了个方向）哎呀！在警察署的正门前，伙伴们又在举行抗议集会哪。今天是国营铁路的伙伴们。（喊话）

喂，加油干啊！粉碎“合理化”！粉碎无理镇压！（向前）我们厂里也要掀起联合斗争。（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保夫，我说，好好干哪。”（想起来了）对了！是在监狱里，我在监狱的时候，爸爸对我说的。

第二场 监狱会见室

保夫 （画外音）去年年底，冲绳县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火焰照亮了古座的夜空，我们配合这次斗争，举行了要求撤除美军基地的游行示威，我被警察逮捕了。被捕的第五天，才允许亲属来探望。那天，我怀着期待的心情，顺着长廊好不容易走到会见室，就看见父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保夫 （吃了一惊）爸爸，您来了！

元藏 （不由得弯腰）保夫，你！

看守 岩本保夫的父亲吗？

元藏 嗯！

看守 会见时间十分钟。只谈该谈的事，懂了吗？

元藏 我说，你的伙伴来了好多人，大伙儿都在门口，非亲属一概不准见面，所以就我一个人进来的。噢，他们要我告诉你，他们绝不允许工厂开除你，大家纷纷签名反对开除，叫你放心啊。

保夫 爸爸，谢谢！

〔传来雄壮的歌声。〕

保夫 啊！那是伙伴们在唱！真痛快！这几天，我什么也听不到。

元藏 你这伤！怎么搞的？在监狱里，连手铐也不解开吗？！

看守 这是特别措施。因为岩本闹得比别人凶。

保夫 爸爸，请告诉外面的伙伴们。当我和被捕的难友唱起《国际歌》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从我背后给我带上手铐，扔进单身囚房，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

元藏 哦，你吃了这样的苦头？！

保夫 不用担心。不过爸爸您没想到的吧？

元藏 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不过和你一起住，还不到一个月嘛，想不到你……

保夫 本来想找个机会跟您好好谈谈，可是咱俩都很忙。爸爸，您也是来这里以后，每天都在加班嘛。

看守 喂，要办的不赶快办，就没时间啦！

元藏 我已经把橘子、桃子罐头和内衣给你带来。

保夫 爸爸，现在美国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倾销，迫使成千成万的农民离开土地，日本农业就要遭到彻底破坏了。害我们的是美国和政府。

看守 喂！不许讲这些，否则立即停止会见。

保夫 你住口！爸爸，被踩的麦子越踩越壮，尽管敌人妄图挣扎，但是起来反对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元藏 唉，你爹我呀，觉得太突然了！（用手巾拭着鼻子）觉得……

保夫 （改变话题）还有，爸爸，你吃午饭带饭盒怎么解决的？

元藏 我早上提早起来做，不用担心。

保夫 再忍耐一些吧。

看守 时间到了！（拉着保夫的手）

保夫 （甩开）爸爸，工作熟了吗？

元藏 噢，一起劳动的都是好人哪！他们很照顾我这个笨手

笨脚的，可是上面有人把我们当成牛马使唤。

保夫 可别受伤，爸爸。你们那里又没有工会组织，人太老实了，就要被他们压榨得连命也没有了。累了，你就干脆一屁股坐下来，动也不要动。我总是担心您……

看守 喂，时间到了，听见了没有？（拉保夫）

保夫 干什么？！还有要紧的话呢！

看守 好，你又胡闹，来人哪！（看守过来，想把保夫拉走）

保夫 （用力站着不动）爸爸！现在的日本，对我们工人、农民来说，走到哪里都是监狱，为了砸碎这旧世界的锁链，建立起劳动人民的美好的国家，我要献出自己这一生！

元藏 保夫！我说，好好干嘛！

〔看守和元藏下。〕

保夫 （画外音）“保夫！我说，好好干嘛！”那次在监狱的会见室，父亲直望着我，说了这句话。这回在车站站台分手的时候，父亲又说了这句话，回老家去了。父亲回到村庄后大约过了十天，我刚下晚班回来，接到了母亲从乡下寄来的一封很厚的信。

第三场 信

〔扛着锄头的保夫的母亲。〕

母亲 保夫，听说你很健康，我比什么都高兴。你爹已经平安地回来了。他很快地找到了工作，每天乘汽车到邻近的城镇去做土木工。听说你被警察抓去，是真的吗？你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还不到四年，竟变得这样，

娘委实感到很吃惊。昨天你舅父藤岛又来了，百般地挖苦，说什么“给咱们家丢脸”，狠狠地说了一顿就回去了。我和藤岛家早就断绝了关系，你舅父这类意见我可不在乎！不过我只是为你的将来担心哪！你爹回来后，全村马上就都知道你被警察抓去了的事。听说你爹很自豪地对他的同事风间、兴津等人说：你去参加示威游行被警察抓去了。有马酒店的女老板听到这些话，于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自己的儿子被警察抓去，却洋洋得意地到处去宣扬，哪有这样的老子呢？！对你爹这种老好人，我简直没办法。

保夫 （读着信）啊！原来是这样！父亲对我的活动是打心眼里高兴的。他那眼神，无疑是表示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啊！

母亲 你爹在你们那儿做工每月收入四万日元，在这里一天收入一千五百日元，其中扣除车费和手续费，只剩一千一百日元，而且可能是在城镇损坏了身体，最近神经痛更加严重了，每月勉强出工二十天。依靠你爹赚回来的二万日元和你每个月寄来的一万五千日元生活补贴，一家四口人才勉强能糊口，加上你又参与了什么运动，这样一来，你妹妹义子的就业要受到影响。一想到今后的生活，我就特别忧虑不安，最近在夜里常出虚汗，每次醒来都觉得湿漉漉的。我并不认为你干的事情是错误的，你是个耿直的人，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况且这个世道，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只是痛苦。不过你又何必那样积极冲在前头呢？只有你是我的依靠啊！如果娘不做插秧的准备，真恨不得马上飞到你那儿去呢。等待着你的回信。

保夫 (画外音) 我所预感的终于来了! 我的故乡虽说是开通了一些,但人们从小就受到这种灌输:一提到赤色分子就把他说成魔鬼一般。难怪母亲……。我反省自己平素没有体谅母亲,立刻给母亲写了回信。

〔母亲继续干活。

保夫 母亲大人,听说您老人家身体好,很高兴。已经准备育秧了吗?看来娘为我投入这个运动非常担忧,但我是为了娘、爹,为了所有的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收到娘的信,心里很难过。因为娘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娘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母亲悄悄地下)在我中学毕业后到城镇去就业的那天,我穿了一双雪白的帆布鞋,娘把鞋带给我紧紧地系好,并鼓励了我。您还记得吗?

第四场 家门口汽车站

母亲 (从内屋走出来)保夫,保夫,你看,汽车通过村公所前面的桥,向这边开过来啦!

保夫 (内呼)妈,我的手提包放到哪里啦?

母亲 到现在还找什么东西?喏,不是在那儿走廊边上放着吗?在柱子的背后。

保夫 (穿着学生服,和义子走出来)啊,真忙啊!义子这个家伙,到了临走的时候才说什么我的扣子要掉了,都给搞乱啦!(对义子)喂,义子你干吗跟着我?你们在那儿走廊送送就行啦。在这儿,从别人家里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义子 什么呀！哥哥有什么可怕羞的呢？送哥哥去就业有什么不好的呀？我偏要送！

保夫 这个家伙（插了插她）一本正经的。

母亲 老吵嘴，快要分手了还在吵嘴！哎，保夫，你的鞋带解开了。（边系鞋带边说）保夫，爹娘只能让你上中学，可不要埋怨呀！拚命地干，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呀！

保夫 我懂。我也一道干过来的嘛。

母亲 大米不让种，蔬菜又给再三压价，试着搞了养猪啦、养鸡啦，但到头来还是光赔钱，还叫买什么耕耘机呀肥料什么的，向“农协”支付的利息一个劲地增加。自从你爹到邻近的城镇上去修路以来，每天起早摸黑地出工，可是家里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好转。

保夫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要拚命地干，挣了钱寄给家里，请放心吧！

母亲 谢谢，你说的太好了，娘可放心啦。（擦泪）噢，保夫啊，听妈妈说，这一点要牢牢记住：“满头大汗、辛勤劳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最了不起的人，好好干吧！”

保夫 嗯！妈妈，请多加保重。

义子 嘿，汽车来啦！哥哥，我中学毕业后，也想到纺织厂工作，你到了城镇上给我找个地方，好吗？

保夫 知道啦。知道啦。你这个急性子。义子，我走后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好吗？（向着母亲）好吧，我走啦！（跑着下）

义子 哥哥，好好干嘛！

母亲 保夫，告诉你，路过邻近城镇的时候，汽车会经过你爹的工地，一定要从窗口向他问好！懂了吗？

义子 哥哥，以后我也要去工作啊！（跑着下）

〔只剩下母亲。

〔在音乐声中，保夫穿着工人服上。

保夫 (道白)“满头大汗、辛勤劳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最了不起的人，好好干吧！”从那以后，我就把妈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一股劲地干了下来。不管我的上司怎样愚弄我这个只读过中学的人，可是我一想起妈妈这句话，就浑身充满了勇气。自从开始在工厂劳动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学习，而到了最近，我才明白了：我们贫苦和受人歧视的生活是有原因的。这就是美国和日本极少的一小撮大资本家，任意垄断着庞大的财产来榨取我们的血汗。因此，不打倒这些家伙，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幸福日子。我的决心，就象锦川的急流，冲决岩石流入大海一样，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也决不动摇！

〔母亲下。

保夫 (道白)自从发出这一封信以后，我就日夜盼望着妈妈的回信，可是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们的斗争还很不得力，所以连妈妈的心都不能打动。我一想到这些，就更加鞭策自己去克服弱点，投身到斗争中去了。

第五场 在 工 厂

〔工厂，一片机器轰鸣声。

〔保夫和大木、梶井在劳动。大木用肩膀支撑着管子，保夫使劲用锤子敲，使两个管子对上口。梶井插上螺栓针。

梶井 喂,那样弓着腰不行,使劲敲嘛。

保夫 (老老实实地)对不起。(认真地)嗨哟,嗨哟!

梶井 好,就这样。行了。你们昨天夜里又通宵贴传单啦?

保夫 不,谈不上通宵。对吧?大木。

大木 嗯。那算不了什么。

保夫 可是,使锤子连腰都使不上劲,还不能算称职的工人呢。

梶井 “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杀人的合理化”、“用罢工夺取大幅度增加工资”,工厂周围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传单。在大门口,门警用刷子刷得满头大汗呢。你也总算在这个工厂扎下根啦。

保夫 啊?

梶井 你在工会执行部改选时被提为候选人,竟得了近八百张选票。

保夫 是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

大木 这样,公司企图把你非法逮捕后解雇的阴谋,就彻底被粉碎了。下次选举,你一定能当上执行委员。

梶井 (自言自语地)好极了。

〔戴上面罩,若无其事地开始工作。〕

保夫 喂,大木。平时那样严厉的梶井,没有对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吧?这是第一次!

大木 嗯,一定是梶井他们行动起来了,才有八百来个工人支持了你。

〔楠田上。〕

楠田 梶井,对不起,马上去修一下水箱。那儿虽然是第二车间管的,但是在上次发生了爆炸事故,人手很缺。

梶井 科长先生,今天亲自出马啦。我们要是到那儿去干活,

这儿的电炉,今天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吗?

保夫
大木
楠田

对啦!

我没有求你们俩。为什么老是拒绝加班。不象话!抢修工作老完不成,一定是你们在背后煽动。总有一天,我要抓到证据的。梶井,有个把小时就行啦。在这样的时候,尤其要发挥人的作用呢。

梶井

人的作用?!上次的爆炸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楠田

那很清楚。因为冈村忘了关活栓……

梶井

象冈村那样能干、踏实的人会出差错,你不觉得其中有问题吗?在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汽车回去,我看到他累得精疲力尽。冈村他,是在那次爆炸事故中被炸得粉碎的,哪一个工人愿意自己送命?!

保夫

你们一个劲地喊“合理化”,盖了新厂,但又不增人。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是谁,为了配合美国轰炸北越,让工人突击生产涡轮机,送到南越去的?是搞侵略战争的公司,把冈村杀害的!

楠田

为了克服美元冲击带来的不景气,现在是劳资双方需要同心协力的时候。搞技术革新,牺牲一些人也是万不得已啊。

大木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由得握紧拳头,逼近楠田)

楠田

(老羞成怒)你,你竟敢对科长……,这是什么态度?!哼,最近的年轻人不知在想什么,岂有此理。梶井,请你去一下。

梶井

我不干!

楠田

啊!拒绝业务,要按劳动合同处分的,这些该是清楚的吧。

梶井

哼,想威胁?处分?你敢?!我正等着呢!

楠田 梶井,难道你也受岩本他们……

梶井 那又怎么样?你别在这里妨碍干活。岩本帮一下忙。

保夫 好咧,梶井!(微笑)

梶井 人心不是一成不变的。帮我用锤子狠狠地敲这家伙。

保夫 (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来啦!(挥动锤子)粉碎“安保”!
粉碎“合理化”!

大木 让开,让开,碰伤了我可管不着啊,趁早滚开!
〔楠田踉跄欲跌,狼狈不堪。〕

楠田 哼!岩本,别太凶狂。乡下的娘在哭呢。

保夫 废话!瞎了你的狗眼!娘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等着瞧吧!

楠田 哎,简直拿你们没办法。(离去)

保夫 他妈的!说不定公司到乡下我母亲那儿捣鬼去了吧。

大木 是啊,公司是干得出来的。从那以后一直没来信吗?

保夫 嗯。

梶井 怎么样,你俩都来抽一口烟吧。岩本,你家里反对你?

保夫 不,不是反对,是说:你何必带头干。

梶井 是吗?我家里的也讲:你何必带头干。
〔三人笑。〕

保夫 不过,我相信娘。从早到晚,她在地里浑身是泥地干活。对这个乱糟糟的世道,她比谁都恨。

梶井 我家里的,也是穷苦农民的女儿,可以说是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才跟我的。跟了我也一直是受苦啊。

保夫 老师傅,刚才你不是说“人心不是一成不变的”吗?
〔音乐。〕

梶井 啊?(搔头)我这样说了吗?(笑)

保夫 连在这个城镇上神气活现的美军基地里,也有士兵为

了反对侵略战争起来造反，现在是这样的时代呢。大嫂也一定会理解的。

大木 是啊，我也不着急，慢慢地说服母亲，最近她也慢慢地理解了。

保夫 是吗？那太好了。一想到母亲，我不但不气馁，反而更加有勇气，因为咱们工人是为了成千成万的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而斗争的啊。

梶井 保夫，你们能不能上我家好好玩一次？还有你们总讲“革命”，把那道理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好吗？

保夫 大木，咱们去吧。

大木 好。

梶井 军国主义又这样大摇大摆地猖獗起来了，咱们就得横下一条心参加斗争。不仅是我，要让我家里的也有个思想准备。

保夫 (感动地) 梶井！

〔梶井和大木下。〕

保夫 (道白) 梶井大嫂年纪不大，大约比我母亲年轻十二岁，她很欢迎我们。当然人的思想不是通过一次谈话就能转变的。但是，讲到从小就被迫到地里干活、物价不断飞涨、第四次防卫计划毫无道理地增加到五万二千亿日元等等，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而且最近，梶井大嫂也到附近的罐头厂当临时工。垄断资本贪婪的毒手已经深入到每个家庭的角落，促使更多的家庭主妇觉醒起来。

我一回家，就给母亲写了封信，要她决不要怕公司的威胁，还把最近的传单和报纸也一起寄去了。可是还是杳无音信。

〔音乐声渐高。〕

不多久，春天来到周南市。中国山脉顶上的积雪开始融化，犹如水位猛增、奔腾不息的锦川，这个城镇的阶级斗争也更加激化。在各个工厂，冲破工人贵族的投降路线，以青年工人为中心，为反对自卫队进驻冲绳、反对军国主义、争取进行总罢工的斗争掀起高潮；河流下游的农民在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斗争着；我们和槐井这样的工人紧密团结起来斗争，感到生长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多么幸福啊！

最近，报纸大量地报道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消息。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策，是美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关键，如今已经土崩瓦解。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掀起革命斗争的高潮，迫使帝国主义对侵略政策做一定的修正，革命人民正在乘胜前进。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从中国山脉大山那边的小村庄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夹着一封好久没有来过的母亲的信。

第六场 在保夫家

母亲 （提着水桶上）不知从哪儿写起。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上次你来信问到公司的人有没有来讲过什么？人事科叫川本的人确实来过。他让我到你那儿去，劝你别干了。我对他说：我儿子一旦说干就不会罢休的，所以我不想去。他临走还没完没了地说：那你就写信吧！我一写信，就又会发牢骚，而且总觉得照公司说的办了似的，所以，从那以后干脆不给你写

信了。

保夫 什么呀！原来是这么回事。（笑）鬼公司，也毫无办法啦！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团结的！

母亲 还有，最近你爹终于病倒了。怪不得近来他老是半夜三更偷偷地起来，一个人喝烧酒，或者磨磨蹭蹭的不愿出工，经常歇工。有一天早晨，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一边向屋前的地里浇水，一边瞧着屋里）你这个人哪，今天从早晨就喝了酒，坐在饭桌前不动，是干活去，还是歇着，干脆一点！义子，你怎么也磨磨蹭蹭的，快收拾一下，到前面地里浇水。你不是保证过：上学前做完吗？

义子 哎——（上）

母亲 义子，将就一下吧。这个月无论如何不能给你买新的参考书了。瞧你，衣服袖子已经短了，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嘛，有什么办法哪！妈又生气又伤心呀！

元藏 真讨厌！不用你唠唠叨叨，我也明白。干活去就行了嘛，干活去！哼！都怪我吗？怪我……（上）

母亲 义子，把你爹的饭盒拿来给他。

义子 嗯！（去取）

母亲 你干么大吵大嚷，义子会害怕的！哎，别忘了毛巾（把毛巾系在元藏的脖子上）你今天是不是神经痛的毛病又发了？！脸色不好啊。歇歇也不要紧。身体搞垮了，什么也不能干了。

元藏 没关系。不会再坏了。

母亲 是吗？那千万注意别受伤！今天我怎么也得把田埂平完。（下）

义子 （上）哎，爸爸！

元藏 义子，对不住你呀！都怪你爹不争气。你上学去吧！
今天咱们一块走一段。

义子 嗯。爸爸，不要紧吧。

元藏 没什么，这么一点小毛病。

〔两人开始走。元藏倒下来。〕

义子 爸爸！怎么啦！妈——糟啦！

母亲 （跑过来）怎么啦？哎！孩子他爹！

元藏 什么，这么点儿病，不会垮的。（想站，站不起来）

义子 爸爸，危险！

母亲 你腰，腰怎么啦！

元藏 啊，对不住你，两、三天啦，一直站不起来。真倒霉，是在发电厂工地时，一次被脚手架杆打伤的。

母亲 噢，怪不得你半夜起来，为什么早不说？！

元藏 那，那又得请医生，要花好多钱哪！

母亲 你这个人太死心眼啦！（掉眼泪）

义子 （放声大哭）

母亲 义子别担心啦！你一哭，你爹不更伤心吗？你爹在城镇上干那些硬活把身体搞垮了。这回可要你爹歇歇。（对元藏）好啦，再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母女两人搀着元藏下。〕

义子 （穿着送报的服装，上）从那以后，妈代替爸爸去当了土木工，我也开始送发报纸。我还好，只是为体弱的妈妈担心。（活泼地跑下）

〔音乐。〕

母亲 （穿筑路工人的工作服，戴草帽，上）保夫，放心吧。你爹请医生看过，在家歇着。他连最爱喝的酒也戒掉了。出去做工使我吃了一惊，在家里总觉得靠不住的爸

爸，在工友间很有人缘。风间、兴津他们都叫我元藏家大婶、大婶，待我挺不错！娘现在干的活，就是你经常看到的——站在路边挥动一侧通行小旗的那个工作。往后，你看到这样的人，就把她看成你娘吧。保夫，昨天一天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七场 在保夫家

〔母亲与兴津、风间上。〕

母亲 兴津、风间，你们来得正好。（向屋内喊）孩子他爹！我回来啦。今天给你领来了你喜欢的人啦。（对兴津、风间）你们去吓他一下，我马上就来。

兴津 （笑着）今天有点事，想和元藏商量一下，没有他，事情就不好办。

风间 好，我们就去打搅他吧。

〔两人下。母亲脱劳动鞋洗脚。藤岛上。〕

藤岛 哦，刚下班吗？每天很辛苦吧。

母亲 哎，托福好歹还过得去，你有什么事？

藤岛 哦，我想好事要快办嘛，和元藏谈之前，想和你先谈谈。

母亲 我马上要做晚饭，忙得很。有话直说。

藤岛 真厉害。我问你，你们家去年稻米收成怎么样？

母亲 还用得着问吗？这一带，按一般年成，是六包^①半。

藤岛 那么今年耕地面积减少三成，你们家在山沟里种的地

① “包”原文作“俵”，系装谷物的草袋。一俵约合六十公斤。

只有三反地吧。恐怕明年吃饭都靠不住，干脆把地卖给我吧。

母亲 什么，卖地？

藤岛 看在亲戚面上，给你比市价多一倍的钱哪。

母亲 给加倍的钱？！咳，当了自民党村议会议长，“阔气”得很哪！

藤岛 听说，元藏身体不好嘛，这也是为你们好啊。

母亲 “为我们好？！”哼！趁早把这一带的土地廉价买下来，再找人来开工厂，你就可以大发财了。我们可不是睁眼睛。

藤岛 (装糊涂) 噢，到底是元藏的老婆。既然你看出来了，你就开个价钱，我不还价。好吧，我偷偷地告诉你，最近要造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子。村议会内定请一家吸收了美国资本的著名制造厂来开办电气器材厂。打算整平有你们田地的那一块土地。要招收大批女工呢。元藏身体这么差，镇上的工厂不会要他了。特别照顾他，我替他说两句，让他去看仓库。这样一切都妥当了。种稻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元藏 (不知什么时候，穿着和服出来) 要弄掉我们的田地，叫我去看仓库！？你再说说看。(气得手都发抖)

母亲 (像木头人一样楞了一会儿，才开口) 你放心好了，老头子，田地，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哼，战争结束后，给了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我们还是咬紧牙关种田到现在。一块一块开荒，把那座山改成田地，我们是花了多少心血啊！你晓得吗？田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大量进口发了霉的美国面粉，却说什么日本种稻赚不了钱，把田地都弄掉算了。你们还算日本人吗！？

元藏 喂，藤岛，没有米，日本人怎么活下去？回去！快回去！

藤岛 这是什么话。人家好心好意，你们却翻起白眼来。

[风间和兴津出来。]

兴津 喂，还不赶快走！

藤岛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难道……

风间 藤岛，我们刚商量好，绝对不让你们招来工厂。

藤岛 什么！明白了，元藏，原来就是你们这一伙人，到处去说，这次要造的高速马路是军用路，劝人家不要卖地。在土木工人中间说要组织农民协会，反对改造日本列岛。

元藏 我们穷苦农民，这次可下定决心了。我在镇上工厂干活，寿命都缩短了几年。不过，从孩子们那里学到宝贵的东西。

母亲 是啊。这个村子，可不能听任你们摆布。

藤岛 畜生！你们这些家伙。要学你们那个赤色分子的儿子。你们一家人都是出卖日本的卖国贼。总有一天，叫警察教训你们。

元藏 (坚定地)当了农协理事长，却放高利贷，买下镇上的股票收利息，对美国和垄断资本百依百顺，搜刮日本农民，你，你们这些家伙才是卖国贼，你们还想打仗，是一群魔鬼。听着，今后的日本将掌握在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藤岛 在兜售败家子的那一批货色。

元藏 还在唠唠叨叨！(挥起手来)回去！

藤岛 (惊慌)你要干什么。(绊倒)当，当心一点！(下)

元藏 老太婆，撒撒盐！

母亲 嗯！

〔音乐。〕

元藏 (呼喊)保夫,你爹呢,生平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话倒出来了。你妈,也斗得很好!(高兴得落泪)保夫!你呀,要好好地干!

第八场 尾 声

〔保夫、大木、梶井上。〕

保夫 梶井,请你看看吧。干起来了,我爹和妈。我们村子里斗争的火焰爆发了。(递给他信)

大木 是吗,岩本,干得好!(高兴得跳起来)

梶井 全日本都动荡起来了,全日本都……(和大木一起看信)

保夫 (手拿围腰儿)妈,谢谢你给我寄这个来。

母亲 保夫,这一条围腰儿是妈拆掉背心做起来的。妈这才能写信给你了。我一直为你操过心,现在却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越过高山,那遥远的镇上工作的你,似乎就在我身边。我们生活在叫做日本的一个大家庭。辛勤劳动的人们那根割不断的绳索紧紧地连结了许许多多的人。妈也要跟着你们走。

风间 元藏,怎么样,唱一支歌,祝贺我们今后的斗争,唱得响一点,好让你儿子也听见。

元藏 好!好久没有唱了,唱一唱吧。保夫,好好地听着。(缠头)

〔加伴奏的过门。〕

元藏 (唱起来)(模仿插秧歌编曲。唱出内心的激动)

嘿，心中怒火熊熊燃烧，
连山顶积雪都化掉，
穷苦百姓揭竿而起，
把吃人世界来改造。

〔唱完一段，大家随着打击乐器跳起舞来。音乐。〕

保夫 听见了，越过中国山脉传来的战斗的歌声。斗争蔓延到日本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

妈！我们工人要在我们工厂上空高高举起日本人民争取解放的红旗，向前迈进。妈，你们的斗争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的心和心连在一起，并肩战斗到美日反动派的末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音乐声渐高。〕

（剧 终）

（根据 1973 年 1 月 25 日改订本译出）

（瞿 麦译）

春 雷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人 物

小林隆子	火腿包装车间女工
上原雪子	同上
村山初枝	同上(班长)
伊藤贞子	同上
植山正造	冲绳岛人、清洁工
川口	工头、包装科主任
松田	包装科科长

序 幕

下班后的车间，显得很宁静。但还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传送带、升降机以及其他机器运转的声音。

装着火腿的纸板箱堆积如山。小林隆子从纸板箱里取出一个赠品盒来，正在把一封信放进这个赠品盒里去。上原雪子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读着这封信的内容。

雪子 “勇敢的冲绳县县民们，你们对枪口朝着你们的美国兵毫不畏惧，而是抓住他们胸脯把他们狠狠地整了一

顿。我在电视里看到这种实况，心里真想立刻飞到你们身边来。”

我真是越想越激动。

隆子 嗯。

雪子 “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清楚地告诉我们，佐藤和美国一再吹嘘的所谓‘归还冲绳’完全是骗局。现在，我们厂里的同志虽然还没有象你们那样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但最近大家对于工作的不断加重感到非常愤怒，同志们都这样说：冲绳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总有一天，我们将在这个工厂里行动起来，象你们一样进行斗争，把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彻底打下去。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

我还是感到不放心，这封信是不是已经完全传达了我的心情。冲绳的同志看了会不会感到高兴？

隆子 当然会高兴的。这封信里充满了阿雪准备和冲绳县人民共同斗争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把这封信油印出来，到各个车间去发一下，好吗？

雪子 发到车间里去？多不好意思！还把我的名字也写出来？

隆子 名字当然不要写出来。写上“××工厂火腿包装……女工”就行啦。我想，既然冲绳的人民会受到感动，车间里的工人们看了一定也会感动的。

雪子 又在捧我啦！让你给我改一下都不肯哩。

隆子 真的，我们就这样干吧！车间里肯定会沸腾起来的。

雪子 啊呀，那可就闹大啦。我呀，写这样的稿子，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哩。

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吗？

隆子 这是最后的一箱了。

〔她俩小心地把信放进纸板箱里去。〕

雪子 全都放好啦。(向上场的门口看了一下,显出吃惊的样子)来啦,来啦,大猩猩来啦!(她们赶紧把信藏好,把纸板箱翻了个转身,开始在纸板箱上印刷“到达站——冲绳”的发货地址)

〔包装科主任川口上。〕

川口 你们两个人同意承担了加班业务,真是帮了大忙。还有几箱没装好?

隆子 还有八箱。

川口 喔,进展得这么快。请你们再坚持一下吧。因为运往冲绳的货物是安排在最急的一档啊。(拍着两个人的肩膀)你们如果老是这么帮忙,那真得向你们表示感谢啊。(下)

〔两个人相互看了一下,笑了起来。〕

隆子 其中的奥妙,他就是不知道!

雪子 好危险啊,我的心还在别别地跳哩。要是被他发现了,就得这样啦。(她用手架在颈项上做了一个姿势,表示要被开除的意思)

〔正造上,在她们面前经过。〕

正造 隆子,又加班啦?

隆子 是啊,大爷,您也加班吗?

正造 唉,是啊,近来每天都是这样,生产增加,垃圾也增加嘛。

雪子 您在那座烧垃圾的大炉子面前每天工作要将近十个小时,身体里的水份都烤干了,要变成干鱿鱼啦。

正造 (笑着)一到夏天,那简直是地狱嘛。(他扫着地,渐渐

走近来,望着纸板箱上印刷着的英文字母)什么?噢, Naha、Okinawa、Made in Japan……^①(突然用手去抚摸左边的耳朵。他的左耳已经没有了。短暂的间歇)简直象是运到外国去的一样!

雪子 大爷!大爷的耳朵怎么啦?

正造 耳朵?哦,这个……

隆子 阿雪,打扫一下吧,工作已经结束啦。

雪子 嗯。(钻进传送带下面去打扫)

隆子 (对正造)就用日文写上“冲绳县那霸市”,不就行了吗!

正造 对,对。最近,运到冲绳去的产品真是源源不断啊。

隆子 嗯,每隔一天就有一批。为了抢夺新的市场,我们的公司简直象发了疯似的,老是逼着工人加班,加班,连命都不要啦!不过,我们生产的这些火腿是运往燃烧着斗争的烈火的冲绳去的,想到这一点,我们对这种加班也就不会感到苦恼了。

雪子 大爷,看到电视了吗?冲绳的工人弟兄们,真了不起啊!拿着枪杆子的美国佬反而见他们怕哩。连我也激动得不得了。勇敢的冲绳县县民们!

〔慌忙把嘴捂住。隆子看着发笑。〕

正造 勇敢的冲绳县县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隆子 喔,搞好啦。(把纸板箱叠起来,一面整理一面说)大爷,这里的清洁工作,我们来干吧,您难得也该早点儿回去休息休息啊。

正造 我没关系,在家里等着我的,只有我老太婆一个人啊。

^① 英文:“那霸、冲绳。日本制造。”(那霸是冲绳县的首府)

倒是你们该早些回去才好，爱人在门口等着你们呐。

雪子 (夸张地) 啊呀，我们可没有这样的人啊。你问隆子姐。

隆子 (笑着向正造说) 那么，我们就先走啦，你多关照。

雪子 (刚走几步又回过来，面对着纸板箱装着顶礼膜拜的样子) 千万拜托，但愿平安送达！

正造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雪子 吓吓吓吓，保密，保密。再见！(雪子和隆子两人下)

正造 (目送着两人下，最后又来到纸板箱旁边，撕下那张刚才贴上去的运送单) 什么 Naha、Okinawa……！

〔正造带着愤怒的表情下。〕

第一 场

车间内部。马达的声音。各种机械转动的声音。上原雪子取出赠品盒来，做着装箱的准备工作。小林隆子正在选择火腿，把它们放进盒子去。村山初枝正在调整包装机的速度。

隆子 初枝大娘，今天的生产指标是？

初枝 和往常一样，四吨六百公斤。

雪子 啊呀，又是一万八千只！我做梦也老是看到火腿在后面追我哩，因为我绝对不肯去买这种牌子的火腿来吃啊。

〔三个人都笑起来。〕

〔伊藤贞子上。〕

贞子 各位早安！我休息了这么多天……

隆子 伊藤大娘，身体已经好啦？

〔雪子和隆子两人奔到贞子身边。〕

雪子 大娘，好久不见啦。

初枝 有一个月了吧。

隆子 肋骨的伤口已经完全好了吗？

贞子 这个，医生还要我再休息一、二个星期，不要劳动哩。

雪子 那末，你怎么又来了呢？

贞子 可是，川口主任每天早晨都开着自己的汽车到医院来接送哩。

初枝 好大的气派啊！当主任的，有时倒也会意外地温和哩。

贞子 可是，最近一星期以来，他老钉住我这么说：“不一定工作，就在医务室里躺着也可以，还是快些回公司来吧。”他看到我有些不愿意，便又说：“拿着工资，老这么自说自话地休息下去，对公司也说不过去啊。”他总是说这些让人受不了的话。

隆子 什么“自说自话”！真是莫名其妙！工伤事故，全部应该由拚命逼着要生产生产的公司来负责的。我们可不是池子里的鲤鱼，只靠喊几声就会出来的^①！

雪子 是啊，用车子来接呀送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威胁，意思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好了。

贞子 我心里是有很多话要说哩，可是一想到我明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了，孩子还在念书，如果往后在这个厂里找不到什么临时工搞搞，那就麻烦啦。

初枝 受点儿委屈，那也是没有办法嘛。在身体没有全好之前，先慢慢地干吧。纸板箱的工作，让阿隆来代你干。

^① 日本一支儿歌中有这样几句：“出来吧，出来吧，池子里的鲤鱼呀！”

隆子 是！就这么干吧。装箱的活儿可能稍微轻松一些。

贞子 不要紧，不要紧。我已经不痛啦。手法不熟练的人，把纸板箱弄开了，会把装箱机塞住的。

隆子 勉强干不行啊。一箱有十公斤重哩，还是交给我吧。

初枝 等临时工来了以后，让伊藤大娘去帮着干挑选工作，在这之前，我把机器开慢一点儿好啦，就开始工作吧。

〔作业开始。贞子正要过去干纸板箱的活儿，隆子却让她坐到装箱工的位子上去。于是，雪子和贞子装箱，隆子干纸板箱的工作。〕

〔川口上。〕

川口 (来到贞子身边) 已经好了吗？(贞子起身还礼) 不，不，用不着客气啦，要注意身体啊。(对初枝) 临时工从今天起转到生产车间那边去了。既然伊藤已经来上工，那也就用不着了吧。

隆子 伊藤大娘还不能够干活儿哩。

川口 到处都是人手不够嘛，好在伊藤大娘是已经干了十五年的老手啦，不会有问题的。(向贞子) 对吗？

贞子 (含糊地) 哦……

隆子 把人家搞得受了伤，不等治好又逼着她来上工。为了要增加生产，工人的健康，随便怎么样都没关系，是这么个情况吧？

贞子 (打断隆子的话) 阿隆，谢谢你。不过，反正我现在还可以干……

川口 本人都说可以干嘛，别人也用不着嚷嚷啦。(他一面笑一面加快了包装机的速度，所有的工人手里的动作跟着快起来) 村山君，今天一天至少得包装二万筒，要不然，后面就要积压起来啦。

初枝 二万筒？

川口 一分钟不是可以包九十筒吗？

初枝 是……不过，装箱和纸板箱的工序就被逼得……

川口 (笑着)你们都是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是应该向自己的能力的界限进行挑战吗！ZD的科长奖肯定可以到手啦。希望伊藤也和年轻人一样努力啊。

雪子 哼！一块稀得连大豆都可以漏得过的毛巾！就想用这一点儿东西来骗人！

川口 (禁不住心头冒火，但还是立刻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阿雪，女孩子家脾气不好一点，怕找不到对象啊。
〔随便地用手搭在雪子肩膀上，雪子一声不吱摔开他。〕

贞子 啊——！
〔捂住胸口，蹒跚着身子。〕

雪子 大娘！
〔赶到贞子身边。〕

川口 怎么啦？

隆子 (奔到贞子身边)上医务室去吧。
〔初枝也停住机器走过来。〕

川口 没有许可是不能离开车间的。即使停止一分钟，就会少包九十筒火腿。换句话说，损失的价值就是九千元。

隆子 什么，一分钟的价值是九千元？可是我们干一天的活儿，却只有九百二十元！

雪子 希望大家帮帮忙啊……一分钟就是九千元，那么一小时就是五十四万元。包装六个小时，就是三百二十四

万元。哼！

隆子 原料、人工，算它减去三分之二，那还有一百零八万元啊。整个工厂一天的纯利大约就有五千万元！

贞子 (低声地)全给大老板一个人拿去啦！(推开两个人扶着她的手)对不起，主任先生，让我上医务室去吧。

〔刚走几步，身子又蹒跚起来。〕

隆子 这样一个人去不行啊。我们走！

〔三个人一起走。〕

川口 还得要两个人扶着去吗！

隆子 阿雪，就拜托你吧，你陪她去。

雪子 嗯，没有关系。

贞子 太对不起啦，为了我一个人。

雪子 这不是大娘一个人的事情。

〔扶着贞子下。〕

隆子 目标要二万筒，这不是要整死人吗！

川口 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对立情绪呢，大家不是应该多从大处着眼吗？自从今年四月香肠类贸易的自由化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大量涌进来，竞争也变成是国际性的了。为了对抗这种竞争，我们厂才投入了二亿五千万元，还对工厂采取了合理化的措施。可是，比用金钱购买来的设备的合理化更为重要的，却是人力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应该和公司一条心，积极地挖掘各自的潜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合理化的真正的效果。不用说，生产一提高，工资也会跟着提高。高生产高工资嘛。

隆子 话讲得更直截了当一些不行吗？你是说：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工人们应该把整个身心都贡献出来。如果这

样,就会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分一小部分出来赏赐给你们的!

〔雪子跑着回来。〕

雪子 主任,大娘今天不能干活啦,都是你搞的。

隆子 伊藤大娘怎么样?

雪子 看样子痛得很厉害。可是医生还没来,现在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湿敷,让她躺着。真伤脑筋!

川口 哈哈……感到痛的话,只要打一针,马上就好啦。用不着这么激动。

〔用手搭着她的肩膀。〕

雪子 不要这样随便地搭在人家身上,讨厌!

川口 不要得意!不管怎么样,在找到人来以前,大家好好儿工作!村山君,今天加班。(下)

初枝 真糟糕,象这种样子,哪里能包到两万筒啊,最多不过一万四、五千筒吧。

雪子 阿初,你的口气好象是在怪大娘吧?你对火腿这么关心,要他们再加二十个或三十个人来就好啦。这样的话,就是包四万筒、五万筒,我们都不会拒绝的。

初枝 你的话才莫名其妙哩,就好象完全是我在这里硬逼着大家要包两万筒似的。看吧,如果当天的产品连一半也包装不好,这样积压下去,不让你连星期天也加班才怪哩。我呀,最近这样每天每天加班,从来也没有一天是七点钟以前回家去的。因此就只能打一会儿瞌睡,根本没法好好睡一觉,背脊骨痛得要命。这种情况,象雪子这样不一定要加班的人是不会了解的。

雪子 我即使到了十八岁,还是坚决要说:不愿意加班。因为我也没有必要向公司表示什么忠心啊,阿隆,你说

对不对？

初枝 (激怒)你说谁在向公司表示忠心来着！

隆子 初枝姐，工作堆得干不完，这也决不是我们这个车间如此，整个工厂里都是这样。公司历来就是把一切的牺牲都加在工人身上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斗争，那就只好让资本家为所欲为，把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吸干。

初枝 要是我也能象阿隆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好啦。唉，生产，生产！到处都一样，真让人受不了。

〔下。

雪子 有什么受不了呢？要拍川口的马屁嘛。

隆子 初枝是说的痛心话。

雪子 什么？初枝说了什么啦？

隆子 她每天加班，认真填写日报表，申请 ZD 科长奖。不错，从外表来看，她对公司是忠实的，但她心底却是不以为然而感到痛苦的。

雪子 是吗？

隆子 初枝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她的心情才发火的。我们没有看到她作为一个工人的自尊心。

雪子 不过，她这样拚命地干，难道不是想取得公司对她的好感吗？如果心里真的感到愤怒，那就直截了当讲出来不好吗！她就是爱惜自己，所以才不讲的，她对我就不同了，老是讲讽刺的话嘛。

隆子 自己越是拚命干活，就只会把公司养得越加肥胖，对这种情形感到毫无办法，因而心里觉得愤怒，这种心情初枝是有的。只要她能够理解到，她的这种愤怒是和我们以及厂里所有的同志们是一样的，那她一定也

会起来斗争的。可是，我们却是背着她在搞哩。

雪子 这倒也许是这样的……不过，那实在太遥远啦，我们可不能跟着她慢吞吞的步伐走呀。等到她起来，冲绳的斗争可能已经结束啦。唉，我真想赶到冲绳去啊，我就不喜欢这种不痛不痒的样子。

隆子 可是，这么一来，我们和冲绳人民约定的“在工厂里发动斗争来跟你们呼应”，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啦！

雪子 懂得啦，懂得啦。不过，我一看到初枝，心里就会感到急躁起来，啊，再不去搞生产，初枝又要不高兴了。

〔下。

〔略等一等，隆子下。

第 二 场

办公室。松田科长和初枝隔着桌子对面坐着。川口立在一旁。桌子上放着打开的纸板箱，赠品盒露出在外面。

松田 （手里举起一封信摇晃着）不象话，太不象话啦！你看，在本公司的产品里面，竟然放着这样的信，真是空前的事情。哼，“在工厂里发动斗争来跟你们呼应”？这样搞下去，那还了得！

川口 我看，肯定是小林隆子搞的花样。

松田 村山君，听到了吗？是从你们这一班搞的纸板箱里发现的东西。是你们班里哪一个干的，你不知道吗？

初枝 不知道。

川口 是吗？那就是说，当你在干活儿的时候，什么事情也

没发生过啦。那一天,是上原和小林加班。肯定是她们两个人。关于这一点,你是这么说的,对吗?那末,你看见了什么啦?譬如说,你看到她们手里有传单啦,或是有其他的随便什么东西都行。只要有你说一句话作证,一切问题就都解决啦。

初枝 不,那个——,是谁干的,我完全不知道。这是真话。
川口 老是这么不知道、不知道的,请你认真地回答吧。你看,求求你!

〔装出恳求的样子。〕

初枝 我说过啦,真的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请您去问别人吧。

松田 好,算啦。我说,村山君,如果在我们的产品中发现了这样的信,冲绳的市场将会成个什么样子?面对着贸易自由化,能不能开拓新的市场,这是关系到我们公司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现在正在举行董事会议,事情很严重哪。

川口 嘘!科长!
〔正造在大家不注意时带着扫帚上,他正在扫着地上的灰尘。〕

松田 植山,懂得吗?到这间屋子里来时,必须先敲门。

正造 什么?

川口 (大声地)喂,进屋子时要先敲门啊!

正造 我的一边的耳朵已经完全听不见了,这真是对不起啦。最近,连这边的耳朵也有点儿不听使唤哩。(下)

松田 想不到这个讨厌的家伙溜了进来。川口,没有被他听见吧?

川口 不,没关系。那老头儿和聋子一样。

松田 原来这样,那就安心啦。(对初枝)过去你一直谨慎小心地工作,我也在想,一定得用什么方式来酬劳你一下哩。你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吧?

川口 科长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帮忙把犯人找出来,公司一定会对你的前途给予保障的。

初枝 (吃惊地脱口而出)这就是说,要用我来当间谍啦?(摇着头)这,办不到。

川口 什么间谍不间谍,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最近以来真不象话,你看那些年轻姑娘们……

松田 你这种庇护小林的友情是值得尊敬的。不过,这件事却是关系到公司存亡的大事啊。

初枝 ……

川口 你这么闷声不响,看情形你也和这件事有些关系吧?

初枝 和我没有关系。这种事情,用不着问我,我觉得,还是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个地问吧。

松田 哦,哦。我们的意思是说,只要对作案的人进行处罚就行了,并不是要对包装班的全体人员追究责任。

初枝 这是什么意思?

松田 现在还不能明讲。怎么办对自己有好处,这个,你回去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哦,你去吧。

川口 刚才这些话,对谁也不要讲,知道吗?回去干活儿吧。

初枝 再见。(下)

川口 哼!想不到这么强硬。她想庇护到底哩。

松田 也有可能是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干的。

川口 不会吧。

松田 所以,你也太姑息啦。总的来说,是你监督不严啊。万一这件事传开来,被全厂的人知道了,你看怎么样?

现在正在搞合理化，单是对这一点，反抗的气氛就够严重啦。弄不好从只只纸板箱里都发现了信件，那事情还了得！

川口 （害怕起来）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

松田 不仅是你，连我也完啦，那部长的位子也就甭想啦。懂得吗？这件事，可对谁也不许讲啊。要是被经理知道了，事情就麻烦啦。

川口 可是，在董事会上？

松田 那是骗骗她的。告诉你，我已经蒙混过去，说这是我们事前发现的，而且还说，信件也不过这一封而已。这么一来，也就可以转祸为福。我们要把犯人找出来，算是我们立了功劳。

川口 是，完全懂得啦。不过，说这是小林隆子干的，证据是……

松田 小林隆子这家伙。告诉你，我早已想好啦。肯定就是小林所属的那个小组里的人干的。我会让一个人来把犯人吐出来的！你瞧着吧！真是个想不到的家伙。咱们走，广田部长在等着哩。

川口 混蛋，小林这家伙，瘟神！

〔两人下。〕

第 三 场

车间里。午休之后，隆子和雪子正在作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初枝上。〕

初枝 阿隆，六天前运往冲绳去的一批产品，是你加班赶好的吧？

隆子 嗯。

初枝 果然不错嘛。阿雪也和你一块儿吧。不是在赠品盒里放了信吗？那一箱把传送带卡住了，信也被发现了。我被松田科长叫去谈话啦。

隆子 (吃惊)你说什么？(雪子奔到隆子身边，贞子也吃惊地靠拢来)

雪子 (握住了隆子的手)阿隆，怎么办？

隆子 别害怕。关于这封信的事情，全厂的人都会知道啦。这是一封支持冲绳人民斗争的信，大家决不会不出来说话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公司是拿我们没有办法的。

雪子 喔，对啦，对啦。真的，不管科长或大猩猩怎么说，只要我们坚持一问三不知，那就行啦。

初枝 可是，信是从我们这个包装班完工的纸板箱里发现的。所以说，一定是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人干的。你们不觉得这是太胡闹了吗？连我这样毫无关系的人也连累在一起，我可受不了啊。

贞子 是科长和主任说了什么话了吧。这么凶的两个男人来吓唬一个年轻的姑娘！

初枝 还开了董事会哩，看来事情闹得很大啦。公司方面准备利用这个口实来加紧对我们的管制。单凭我们这几个人，能把公司怎么样呢？

隆子 科长他们是怎么说的？

初枝 他们说这件事肯定是阿隆干的。他们是想知道有没有确实的证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一起搞的。如果

无法弄清楚,大概就要对全体人员进行处分。

贞子 什么?全体处分!

雪子 噢,所以你就说这是阿隆干的啦。

隆子 阿雪!你这是什么话!

初枝 (激怒)阿雪,你认为我会做出这种事来吗?我再不好也不愿意当间谍的。太不象话啦,阿雪,太不象话啦!

〔哭起来。

雪子 我可没有这种意思。

贞子 讨厌,讨厌。再没有比同志之间互相猜疑更痛苦的事啦。

初枝 (拭着眼泪)阿雪,你毕竟感到有些害怕吧。事至今日,又觉得害怕起来,那一开始就不要干好啦。总之,我是不愿意卷进去的。我下面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一家的生活都落在我和多病的母亲的肩上。和你们的条件不同啊。就说伊藤大娘吧,生活也很困难啊。

雪子 初枝姐,生活的困苦,谁都是一样的。就以我家来说,没有我这一万五千元拿回去,同样也是活不下去啊。爸爸原来在一处承包工程里工作,现在这个承包人终于垮台啦。

〔气愤得流着眼泪,话都几乎讲不出来了。

哼,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才是悲剧的主人公吗!?其实,把眼光放大一些,多看看别人的苦处不好吗!

隆子 等一等,这不是吵架的时候!

〔松田和川口上。

松田 嗨,各位,把手里的活儿停下来听一下。从这个班负责包装的纸板箱里发现了发往冲绳去的信件。这种行为,不但是违反了邮政法,而且对我们公司的名誉也

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川口 这肯定是这里的什么人干的。所以，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人一个一个喊到科长室去，希望你们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松田 要是谁也不肯承认“这是我干的”，那就将对全体人员给予某种处分，希望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川口君，那就开始吧。

〔催促的表情。〕

川口 是。伊藤贞子，你立刻来一下。

贞子 这——我不知道。

川口 什么？你也不知道？哦，对啦，这里也不好谈。大娘，好吧，到科长室去慢慢地谈好吗？

贞子 这——什么地方谈都一样，我不知道。

初枝 这——我也不知道。

川口 你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啦。你要讲多少遍才感到舒服啊！

雪子 我也不知道。

川口 你说什么！小林，你呢？

隆子 我也不知道。

川口 (冒火)还要说谎！肯定就是你干的！

隆子 纸板箱里放着这封信，对于这件事的本身，我非常赞成，但究竟是谁放进去的，我不知道。阿雪，我们加班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吧？

雪子 嗯，什么也没有。

川口 哼！多么狡猾的家伙。(感到无计可施)科长！

松田 噢，行，行。既然如此，那就对全体人员进行处分。好不好？

贞子 哪有这种道理！我是不知道的啊！
初枝 我也是不知道啊！对没有干过的人也加以处分，这样做，我觉得……

松田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被害者嘛。哦，干这件事的人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对冲绳是不是抱着纯洁的支持的心情，这是本人的自由，但是把信放进商品里面，在公司来说，这是不许可的。由于一个或两个人的关系而妨害了别人，就是这么回事。而妨害别人，这在民主社会里是不许可的。希望你们对这一点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衷心希望有人自己说出来。只要等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报个名字，这件事不就算了吗！妨害自己的朋友，这难道不是特别要谨慎小心的事情吗！好吧，川口君！

隆子 科长先生，请等一下。
川口 哦，什么？噢，毕竟是你干的啊。
隆子 （正颜厉色地）对于你们这种做法，我表示坚决反对。
川口 （愕然）什么！准备吓唬人吗！科长！
隆子 什么全体处分，我们绝对不同意，我们要呼吁全厂的同志们来进行斗争。你们这种阴谋，就是要分散我们，以便根据公司的想法来随意摆布我们，你以为我们会上你们这种做法的当吗！

松田 你想煽动是不是！不许你这样做！把自己干过的事情的责任随便地推在别人身上，这种人谁也不会跟着她走的。（对初枝、贞子）你们说，是不是？

贞子 不，科长先生，请让我再问一句，你是不是确定这是我们包装班干的？加班结束后，这些纸板箱都堆在那里，谁都可以进来啊。你说是不是，初枝大姐？

初枝 是啊,是这样的。我说,隆子,硬说是我们班干的,哪有这种道理! 是不是,阿隆?

隆子 (感动地)初枝大姐! 科长先生! 夹在纸板箱里送往冲绳的这封信,只是由一个人来代表说出了这个厂里所有的工人的真正的心愿。至于说把这封信放进去,那只要是在这个厂里工作的人,谁都可以这样做的。
〔正造已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上。〕

松田 喂,你怎么又在不该你来的地方出现了! 你在那边扫着地就行啦。

正造 科长先生,现在那边的包装班也在纸板箱里发现了寄往冲绳的信件,大闹起来啦。

松田 (吃惊得跳起来)什么! (脸色铁青)这可不得了啦。川口君! 不管怎么样,先去看看! 这可是关系到进退的问题啊! 懂得吗?

川口 是,科长! 真对不起! (两人奔着下)

雪子 (赶到正造身边)老大爷! 谢谢你。我在担心哩。

正造 没什么,我说的是事实啊。
〔远远地传来骚动的声音。〕

贞子 阿隆,这太好了。这么一来,搜捕犯人变成了一场空,就象大海捞针一样啦。眼看着整个工厂就象捅了蜂窝似地闹起来了。我们工厂里的同志,烈性子的人还有的是哩,不仅是你们几个啊。

雪子 可是,不知道究竟是谁放进去的。

贞子 初枝大姐! 刚才的事情多亏你啦!

雪子 初枝大姐,请原谅吧,刚才我说了让您那么难受的话。

初枝 不,我的态度也不好。阿隆,刚才科长不是说了我们都是受害者吗。当时我心里确实波动了一下,感到我

的弱点好象是被人抓住了。我想,尽管我心里拚命要庇护你们,然而是不是仍然不知不觉地把阿隆和阿雪当作犯人提了出来。

贞子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再一想,觉得这样行。因为我又想到,给冲绳的人们发一封信,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每天在报纸或电视中看到美国佬那副嘴脸,真想上去给他几个耳光哩。

初枝 大娘也有这种心情吗?我也一样哩。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穿着海员服的女学生们揪住美国兵不放而哭喊着的时候,我也跟着她们一样流下眼泪来。有一次阿隆对我谈起了她父亲被沸腾的铁水浇在身上而死去的情形,当时我就非常理解阿隆的心情。我们受到的痛苦,大家都是一样的。阿隆,冲绳县的人民收到这封信一定会高兴的。

雪子 阿隆,我……(大声哭起来)我真是个混蛋。竟然把自己的同志们当作间谍。我总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斗争,因而瞧不起其他的人。

隆子 我的心底深处,也隐藏着某种对自己的同志不信任的思想。阿雪,现在已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斗争啦。

雪子 嗯。

隆子 斗争在不断地扩大。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同志们给了我教育。现在不仅是写信,更重要的是要在厂里动员更广泛的群众来进行斗争,这才是对冲绳人民最好的鼓励。

正造 对,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从冲绳逃难似地来到这里的。可是,在日本国内,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我们总是经受着某些人对我们的迫害。

雪子 大爷,您是冲绳人!?

正造 嗯。(沉静地)阿雪,我的这个耳朵就是被美国佬搞掉的。……那是八年前我还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里干活儿时的事情。有一天,我跟平时一样穿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正在工作,听见身边有脚步声,就在这一瞬间,我的身上已经烧起来了。就是那些美国佬,那些带着满身血腥从越南回来的豺狼,是他们用打火机点的火。我的作业服立刻燃烧起来,连这个耳朵都给烧掉了。他们看着我在地上滚来滚去,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这些美国佬的样子,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雪子 大爷,请您原谅吧,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所以还在问您的耳朵哩。

正造 那没有什么。在冲绳那里,象我这一类的事情,多得数不清哩。但是,我们对此毫不畏惧,冲绳人民还是在坚决地斗争。喔,甚至连你们也冒着危险用行动来激励冲绳人民的斗争,我看了心里非常感动。

隆子 喔,那末刚才那个纸板箱里的信是大爷放的了?

正造 哦?(想了想)这个,对你们也没有保密的必要,是我干的。我应该站在大家的先头来干这些事情才对哩。在这种紧要关头,我再呆头呆脑地无所作为,那是不对的。不能把斗争全部放在你们身上啊!

贞子 真是同心同德,我们的心情就象电流一样四散传播开来啦。那是松田科长、川口主任之流的笨蛋怎么也不懂的,这些一心只想向上爬的卑鄙的家伙!看刚才这两个家伙慌成什么样子!(学着他们的腔调)“这可是关系到进退的问题啊!懂得吗?”“真对不起!”

[大家都笑起来。远处传来了雷鸣般的骚乱声。]

贞子 嗨！春雷响起来啦！

正造 好啊，这是个好兆头！

隆子 阿雪，这是同志们压抑了好久的怒吼，眼看就将响彻全日本的天空。

正造 这才是日本的真正的形象啊。我在你们两人的激励之下，从今天起，就是从刚才起，心情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不论到哪里，都非进行斗争不可啊！

初枝 阿雪，今后要干什么的话，事先都和我谈一下啊，尽管我是一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人。

雪子 这是哪里的气话，今后我一定先和你商量。对我这样一个乱蹦乱跳的人来说，绝对必要有一个象初枝大姐这样沉着稳重的人。

隆子 喂，阿雪，鼓起劲来再写吧。写一篇反映我们新的团结的稿子。这里面一定要把大爷的话也写进去，全厂的同志们都在等着哩。

雪子 啊呀，不得了，今晚又得开夜车啦。初枝姐帮帮我吧。
〔大家笑起来。〕

我们今天正处在汹涌的洪流中，这股洪流从冲绳县到北海道，整个日本都连成一体了。

隆子 不仅仅是日本，就连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还有中国，全亚洲，不，甚至全世界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雪子 我们已经实现了对冲绳人民的诺言。这个诺言就是：“我们将在这个工厂里行动起来，象你们一样进行斗争！”

（在高亢的音乐声中落幕）

（石 宇译）

冲绳的早晨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前 言

是几年前的事。在大阪的某小工厂工作的冲绳出身的一个工人从贮气囤上跳下自杀。我们那时候正在上演小歌舞剧《冲绳怒火》。在报上看到这一条消息，我们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同时感觉到我们的舞台还没有充分表达出冲绳县民愤怒的深度。

那个自杀的少年，当初在中学毕业后，随集体到大阪工作，被迫以苛刻的条件劳动，那是和他们在职业介绍所介绍会上听到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天天十二小时劳动。因为以前有人逃跑，把他们的护照也收去，一天到晚监视着。本来讲好要让他们上定时制学校，这一点也不履行了。又因为他们是冲绳出身，讥笑他们的口音，一直受到种种歧视。少年不知如何是好，逃出猪棚一般的宿舍，可是没有护照，不能回到在“国外”的故乡，又不能再找工作，终于以死表示抗议。

我们在大阪公演时，参加举办那一次公演的工人中，有两位冲绳出身的青年，叫做N君和S君。他们每天结束了笨重的劳动，就不分昼夜地骑脚踏车访问地区内金属工场的工人家庭或车间，仔细调查各工厂的情况，奋不

夙身地组织工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革命斗争。

公演后，开完了评议会，我们在他们的公寓里继续交谈，谈论到这位自杀少年身上。两位青年，根据我们的要求，谈了他们苦难的成长史，含着眼泪谈了冲绳县民尝过的“岛上的痛苦”。这时，N君突然打开旧衣橱的门。门后贴着一张被美军拖车压死的幼女凄惨的大幅照片。

“我心里一感到松懈，就经常看这张照片，鼓起新的斗志。也许我阶级观点还薄弱，原来我要求革命的动机就在这里。”说着，N君轻轻地关上了门。

“可是，到了本土，参加斗争，我才明白，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本土和冲绳完全相同。”……S君接着说：“冲绳也好，本土也好，工人和农民连骨髓都被榨取，被迫在基地和兵工厂工作，正要被充当重新侵略亚洲的炮灰。冲绳和本土的愤怒是一样的。我相信，自杀的少年要控告的是保持这种歧视，借以统治和掠夺的日本资本主义。冲绳和本土的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早日赶走美军，打倒出卖冲绳、出卖国家的垄断资本，才能真正夺回冲绳，把日本全国夺回到我们人民手里，我是这么想的。在冲绳的我的父母也很清楚，只要世界上有帝国主义，有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岛上的痛苦’是不会完结的。”

“冲绳的早晨”这个主题，从那时起就慢慢在我们内部扎下根了。在美军直接统治下，燃起民族仇恨熊熊火焰的冲绳县民，在斗争中迅速觉醒，逐渐把自己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到解放日本全国人民的斗争中去——我们想把这种形象在舞台上表达出来。这种形象一定会给战斗中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那是“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的方针刚露出头来的时候。

以后，访问了冲绳几次，又邀请冲绳工人到我们的剧团来，更进一步学习了冲绳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青年工人旺盛的斗争精神使我们深深感动。吸取“二·四”总罢工失败的教训，冲绳的同志们站在反对假归还冲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全日本人民的斗争的最前列，一步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清楚地认识斗争的前景，加强了信心。

我们认为，从“全军工”^①牧港支部的“缠头斗争”到那一次基地上的大示威游行的一系列斗争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斗争的方向。

我们要继续学习冲绳工人、农民的英勇斗争和思想。《冲绳的早晨》是我们学习的初步汇报。

齿轮座剧团创作小组

人 物

金城雄次郎	25岁	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古坚盛喜	45岁	支部书记长
大里义和	43岁	原基地工人
大里真砂	35岁	工会会员
大里京子	13岁	真砂的女儿
仲本敏子	20岁	工会会员、青年部员
栗国龟野	42岁	工会会员
野原四郎	22岁	工会会员、青年部员
查利	43岁	美军军官

^① 全冲绳军事基地工会。

〔“全军工”某支部书记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罢工斗争总部一片斗争气氛。〕

〔舞台左侧为正门。后面是窗和工作室的一角，在那里油印、画宣传画等。〕

〔舞台右侧为一扇门，通往会议室，也通往左侧屋后的厨房，使观众感到厨房里正在为斗争中的工人们烧饭。〕

〔房间里，适当地摆放着桌子、文件橱等，也摆着电话机、火炉。〕

〔从舞台左、右侧看得见建筑物外面墙壁的一部分。〕

〔在大门那里，妇女们正在把供应罢工工人的饭装进简便饭盒。隐约传来了她们的歌声。〕

雄次郎 (手拿话筒)你是哪儿听来的呀。停止罢工,那绝不会。是啊。那也好吧。从战斗的一九七一年到战斗的一九七二年嘛。这才是我们工人的新年呢。当然罗。(笑)你们“报界共同斗争联盟”给我们纠察队员室送年糕汤来好了。啊?怎么?美军司令部要送来?那没有听说过。

〔古坚从隔壁房间探出头,喊了一声“金城”,随即又把头缩进去。〕

雄次郎 总而言之,除非美军全面收回无理决定,罢工绝不

会停止。好，就这样吧。（挂上电话）

敏子 说什么来着？

雄次郎 他们说呀，今年是冲绳归还祖国的年头，你们真的连新年也要搞罢工斗争吗。（倒茶喝）

龟野 眼看腊月就要完了，却被解雇了五十一个人，哪里顾得上过年呢。

〔从隔壁房间传来古坚大声争论的声音。雄次郎在桌上写起东西来。〕

真砂 雄次郎，执行委员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雄次郎 两种意见各占一半吧。现在就看书记长了。

敏子 要坚持啊，金城先生。照理说，不只五天，哪怕搞一个月、两个月也好，一定要斗争到他们完全收回为止嘛。

雄次郎 （笑）我并不认为老是罢工下去才好。不过，至少在这五天的第一次斗争中，要使工会会员明确掌握斗争的意义和前景，使大家产生一股魄力，第一次失败了，还要继续搞第二次、第三次斗争。

龟野 金城先生。参加了工会，我觉得路是走对了。这样的生活，可有劲呢。听到布谷鸟在基地上空叫，我总觉得自己当了基地工人实在太好了。真砂姐，你说是不是？

真砂 （含糊不清地）是啊。唉呀！（把刚装进饭盒的饭打翻）

敏子 唉呀！唉呀！（帮她捡）

龟野 这一年来，我变化很大吧。今年春天罢工的时候，我还不是工会会员。查利一吓唬，不上班要开除，我就糊里糊涂来上班了。

雄次郎 是啊。

龟野 到了大门，金城先生和敏子劝说了我。我改变了主意，正想回家，就在那时候，机动队抱起了我，硬要把我推进大门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引起了一场风波，金城先生给抓去了。

雄次郎 这位龟野大姐，现在作为工会会员干起来了。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高兴的了。

敏子 是啊。那件事完全暴露了敌人镇压的目的就是为破坏工会找借口的。

古坚 (从门后出来)喂，金城，太不象话了。利用打电话的机会，在这里磨洋工。真砂姐，给我一杯茶，好吧。

真砂 是。

敏子 书记长，要喝茶，就自己倒吧。我们也忙得很。

古坚 哎呀呀，青年部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这么厉害，厉害极了。

雄次郎 请。

古坚 哦？这实在太过意不去了。大概不会放着安眠药在里面吧。我在睡大觉的时候，执行部已经根据金城的主张作出了决议，大概不会这样吧。(笑)

雄次郎 (苦笑)什么安眠药，恨不得放一点觉醒剂呢。

〔敏子暗笑。〕

古坚 被将了一军了。(笑)

雄次郎 走吧。金城，你也稍微让让步吧。就是暂时停止罢工，也不是说就不搞要求收回解雇决定的斗争了。

雄次郎 头头的幕后交易，我不同意。一点也不做努力去提高工会会员的觉悟，只凭美军当局口头答应可以考

虑部分收回决定，就要停止罢工。我说，这种姿态本身究竟有没有问题。

古 坚 还是不肯改变主意。真头痛。

〔古坚摇摇头，走进隔壁房间。〕

真 砂 书记长不赞成继续罢工？

雄次郎 不要紧，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书记长也会下决心的。敏子，对不起，今天晚上把这个印出来，好不好？

敏 子 学习会的材料。是《共产党宣言》？好。就放在那个拎包上面吧。

雄次郎 那末，诸位，请加油干吧。

龟 野 你们那边就拜托你了。（对敏子）青年部办的蓝天学习班，对我们帮助很大。喏，昨天讲的叫什么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吧？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听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好象自己高大起来了。不管有多大困难，也不能泄气。我们的斗争是为整个社会的，是为大家的，这种感情从心底里涌上来了。

敏 子 （笑）龟野大姐最近年轻多了。请你参加青年部，好吗？（发现真砂去看炉火，却坐在火炉前发呆）真砂大姐，怎么了？不舒服吗？

真 砂 哎，对不起。我想起心事来了。

龟 野 脸色不好。斗争太紧张，疲倦了？

真 砂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敏 子 休息一下吧。不过，真砂大姐今天不大对头。一会儿把饭盒翻倒，一会儿把饭烧焦，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真 砂 就是啊，我男人从前天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家呢。

龟 野 你当家的？这么说，老夫妻吵架了？

真 砂 说不上吵架。不过，今年春天失去了基地的工作，他脾气就变得很别扭了。

敏 子 新的工作还没有找到吗？

真 砂 我男人要挑剔么，说什么只要是有关美军方面的工作，就是承包也不干。不过，即使此地找不到活儿，也不能叫他到本土去干活，身体实在太差，我不放心。

龟 野 有什么毛病吗？

真 砂 腰子病。伙食不好，就马上全身浮肿起来。

敏 子 外面说什么冲绳归还祖国了，吵吵嚷嚷热闹一场。实在欺人太甚，解雇了大里先生，这一次又要解雇真砂大姐。

龟 野 （从拎包取出甘蔗）吃吧。从菜场买来的，甜得很呢。

真 砂 谢谢。（看甘蔗）假使不是给美军抢走了田地，现在还在家里种田，也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我猜想，我男人可能回到国头的老家去找活儿去了。

龟 野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还是坚持下去吧，真砂姐。不要紧，今天是大年三十，你当家的可能今天晚上若无其事地回来呢。我也有经验，男的呀，他心里焦急的时候，你说他两句，他就光火，不是从家里跑出去，就是打老婆，可是老实说还是疼爱老婆的……（笑）不过，我那个男的，却因为交通事故死了。

敏 子 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吧。

龟 野 你还记得。再吃一根吧。真砂姐也吃吧。

真 砂 我够了。

龟野 打那时起,靠我一个女人的双手养活三个男孩。(笑开)不过,也没有功夫悲伤呢。斗争实在太紧张了。
(啃甘蔗)

真砂 我家也有四个男孩和老头子。万一被解雇了,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

敏子 这倒不象平常的真砂大姐了。提起精神来!不管怎么样,我们绝不允许他们解雇真砂大姐和金城先生。

真砂 (离开她们俩)谢谢你们。
〔真砂的女儿京子骑着送酸牛奶的自行车,上。〕

京子 你们好!我妈在吗?

真砂 京子,怎么到这里来了。送牛奶到这一带来了?

京子 不,不是的。我来要晚饭的菜钱的。

真砂 我不是把昨天和今天的菜钱都放在衣橱上面了?

京子 人家来要水电费,我拿菜钱付了。

真砂 真没办法……喏,爹还没有回来?

京子 嗯。爹哪儿去了?

敏子 京子,饭还没有烧吧。拿这个去好了。好吃得很呢。

真砂 哎呀,不要这样。

龟野 没有关系,真砂姐。

真砂 实在对不起。那么,你就拿去吧。这是附近农民送来支援罢工斗争的米。可不能浪费呀。喂,还不赶快说一句谢谢。

京子 姐姐,谢谢你。

敏子 你也够辛苦了。好好地帮助妈妈吧。

京子 噢。姐姐你们也要坚持啊。我中学毕业了,就来参

加“全军工”吧。妈，你说好吗？

真 砂 这个小丫头，说什么来着。还想参加“全军工”呢。
(三人笑)好，快走。

京 子 晓——得——了。啊，还有一件事。妈！隔壁的叔叔叫我告诉你，从一月份起你可以到钻孔工厂去干活了。他说：元旦那一天，中午就开工啦。

真 砂 哦？是吗。明白了。好，好，快去吧。要不，来不及送牛奶了。(正要回去干活)

京 子 还有，妈。

真 砂 现在忙得很呢。还不赶快走。

京 子 我打算从明年起多送三十家。妈到钻孔工厂去，工资要减少了，是吧？所以，我……

真 砂 傻丫头！谁叫你干这样的事。(把她带到门口去)
你不用操心。妈会想办法，加班加点干。快走！

京 子 (不服气地)是。姐姐，再见了。

〔急速走开。〕

〔稍停〕

敏 子 真砂大姐，钻孔工厂的活儿是副业吗？

真 砂 (摇头)

敏 子 那末……

龟 野 难道你？

真 砂 (离开了两人，坐下)美军方面的工作，我不想干了。

敏 子 那怎么行！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从来一句话都不说？

龟 野 真砂姐，那太狠心了。现在你不干了，那么究竟为

什么要斗争，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真 砂 可是，我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归还以来到现在，虽然罢了几次工，结果七千人被解雇了。这一次，看来美军还是不会让步，就是让步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要被解雇，干美军方面的活儿，天天提心吊胆。

敏 子 正因为这样，我们非斗争不可。一开始就失去信心，我们只能永远听任美军摆布。

真 砂 我呢，讨厌透战争了。在以前的我们的田地上，天天装手榴弹、炮弹的炸药，送到越南去，我实在受不了。

龟 野 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上一次，毒气漏气的时候，我也真不想干了。可是，那时候，金城先生不是说过吗。我们被迫帮美国打仗。但是，反过来说，不正是我们抓住他们的要害吗。

敏 子 是啊。虽说钻孔工厂，那里也等于基地的延长嘛。真砂大姐，你再想一想，好不好？

真 砂 我生活很紧。不赶快想办法，我男人的退職金都用在医药费上，花光了，一家七口人今后只好流落街头……

龟 野 那末，别人怎么办？你看，金城先生为大家斗争、坐牢。从监狱出来那一天就被开除。他还是那样坚持斗争。他是连一分钱退職金都领不到的。

敏 子 我明白了。因为在今年年底以前申请自动退職就可以领到特别退職金，所以真砂大姐打算退職了，是不是？只考虑自己的生活，那是背叛行为！

真 砂 你太过分了！……我也真想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可是既然工会不能阻止解雇，到头来，我只好自己

想办法了，你说是吗。雄次郎，我一向象亲弟弟一样地把他扶养大的，他会谅解我心里的痛苦。

敏子 谁会谅解？这么，这么自私的想法。（哭）

龟野 完全没有料到，真砂姐会偷偷地去找工作。我去告诉金城先生去。

〔龟野下。〕

〔和前景出现的同时从大门传来骚动的声音。宪兵队警车的警笛声渐近，后又远离。〕

〔野原上。〕

野原 这些畜生！宪兵队的警车开足马力，向纠察队冲过来。美军一早就开始挑衅，这是第三次了。哎，肚子饿了。阿敏，饭还没有好？肚子都饿扁了。

敏子 装在那里的饭盒里了。

野原 噯呀，怎么了？两个人都在哭？

敏子 讨厌死了。赶快拿走吧。

野原 这么凶。是这个吧，哼嗨。到底怎么了？

敏子 对不起。等一会儿再告诉你。（给他摆菜）

野原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敏子 那，我晓得。

野原 （独言独语）妇女的感情真微妙。那末，阿敏，请你告诉金城先生，刚才逃跑的宪兵队警车上，可能乘着破坏罢工的家伙吧。

敏子 破坏罢工的家伙？

野原 查利这个家伙，不知从什么地方弄进去的，可能威胁了不少非工会会员和承包的人，把他们拖到基地里去了。

敏子 那末？

野原 不，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突然从基地冲出来，所以纠察线给他们冲破了。现在有五、六个人乘车追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抓回来。

敏子 晓得了。

野原 好。真砂大姐也打起精神来吧！

〔边唱歌边下。〕

〔真砂收拾东西。从大门那里隐约传来合唱的声音。〕

〔敏子刻写雄次郎交给她的稿子。〕

〔两人都想开口，又说不出。〕

敏子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真砂 我去洗锅子去。

〔真砂下。〕

敏子 真砂大姐，等一等！真砂大姐……

〔合上稿子，跟下。〕

〔隔壁房间，会议似乎已结束。雄次郎和龟野从会议室出来，生起火炉来。〕

古坚的声音 那末，执行委员会，过一个钟头以后，再继续开会。请各位严格遵守时间。明白了？

〔使观众感到委员们答应声，伸懒腰声，吵吵嚷嚷地走开。古坚进这个房间，关上门，便安静下来。〕

雄次郎 (在吵嚷声中说) 不，我也没有听说过。不过，假使说她的目的是要拿一笔退職金，这是不是猜得太过分了？

龟野 我也这么想。所以，请金城先生跟她好好地谈吧。看来，真砂姐苦闷得很。

雄次郎 可能因为大里先生出走了，她心中不安起来。好，我就跟她谈谈看吧。

龟野 那就拜托你了。真砂姐的事，我们不能当做旁人的事看待。那末，我去叫她来吧。

古坚 真砂姐怎么了？不想干了？

雄次郎 看样子，打算到钻孔工厂去工作。

古坚 真的吗？真砂姐呀，她当家的被解雇以后，生活相当困难了吧，所以……

雄次郎 对不起。本来我还以为，真砂大姐是懂道理的。我马上和她好好地谈谈，一定叫她不要去干这个活。

古坚 不，你不必道歉。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哎，得了。真砂姐也是左思右想才决定的吧。目前找工作这么难，好不容易找到好工作了。只要本人愿意，我们执行部也乐于同意，你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来研究这个问题，好不好？这才叫体谅嘛。

〔走到办公桌旁去。〕

雄次郎 书记长……

古坚 得了，得了。你也不必为这件事责备自己。原来，工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们的生活嘛。真砂姐做的事，从时间上来说是不大对头的，不过，这件事本身并不应该受到责备。

雄次郎 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真砂大姐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在斗争。加入工会，散发传单，和美国兵、工头斗争，参加学习，举行罢工。在这样的斗争中，可能会被解雇，或者暂时失败。但是，假使因为这样就

停止斗争……

〔古坚站起来踱步。〕

古 坚 (走到敏子的办公桌前)是《共产党宣言》? ……
雄次郎 而且,首先,真砂大姐还没有被解雇。为什么主动地去协助美军搞合理化?

古 坚 可不能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要求真砂大姐。金城,关于青年部最近的倾向,我早就想对你提意见。你们要打破守旧的斗争方式,这种意图,我可以理解。可是,原来工会这个组织,就不是革命政党吧。你说,是吧?当然,你我是可以考虑到革命这个观点来开展运动的,而且应该这样做。但是,假使要这样强行要求一般工会会员,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一点?

雄次郎 我不这样看。的确,在今天冲绳的现实生活里,维护生活和权利的斗争固然是重要的,不过,我认为那只不过是运动的第一步。实际上,有许多工会会员,通过二十七年来流血斗争,才开始明确认识到,这一次的所谓归还行政权,其实不过是为了实行军国主义的一大骗局。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会会员一致同意这一次罢工,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古 坚 的确,愤怒是强烈的。但是方向远远还没有掌握。如果是掌握好它的话,为什么总部和其他支部不采取更有效的共同斗争姿态协助我们,搞好这次罢工?县工会也说,支部一级的罢工,不能募款求援。上一次,“二·四”总罢工的时候,本土工会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甚至干出扼杀罢工的勾当嘛。

雄次郎 不管外面怎么样,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要怎样斗争。

而且，从十一月的总罢工也看得出来，在冲绳也好，在本土也好，工人们的怒火正在燃烧。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大大地提高了。只要指导部平常就不断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到斗争的方向去，那末开展全国性总罢工的力量也应该早就形成起来了。

古 坚 就算你对吧。可是我们支部里面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问题。比如说，真砂姐怎么样？连如同自己亲人似的人都不能组织起来，你再大声疾呼，也不过是放空炮嘛。

〔真砂、龟野、敏子上。〕

雄次郎 所以，我说真砂大姐也——不，……书记长说得对，我们有这么一种弱点，容易变成只顾眼前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把他们提高一步，加强他们斗争的信心，鼓励他们朝正确方向前进，这才是执行部和领导的任务，你说对不对？

古 坚 话虽这么说，人总是要保证最低生活水平才能进行斗争嘛。真砂姐连这种最低生活水平都要被夺去，我可不能对她说这一类话。不，我知道。作为执行部的一个成员，你要坚持原则，这种态度是可贵的。可是，对这样的问题，提出行不通的、过高的要求，是要避免的。应该以人的朴素的感情去考虑……

雄次郎 古坚先生，我不客气地说，古坚先生的这种脆弱的人道主义就是妨碍工人前进的大绊脚石。

古 坚 什么！再说说看。你要把我当做堕落干部看待吗！
〔发觉真砂已来。〕

〔稍停〕

真 砂 对不起。为了我……

雄次郎 真砂大姐，过来烤烤火吧。

真 砂 噢。

雄次郎 龟野大姐都讲给我听了。先说结论吧。我认为真砂大姐错了。

真 砂 你也这么说？

雄次郎 为了完成归还合理化，美军企图一到明年就对好几千人采取解雇或降级措施。为了打开缺口，首先向我们支部猛扑上来。这样的時候，毫无志气，在敌人面前转身逃跑，只能叫敌人高兴，你说对不对？

真 砂 我并不……。那末，雄次郎，你说这次斗争会胜利吗？工会敢保证，我就跟你们走。

龟 野 那很难说。不过，假使大家都和真砂大姐一样说这样的话，工会还成什么样子？

雄次郎 我们能胜利。一定能胜利。

真 砂 什么？

雄次郎 真砂大姐，你还记得这个弹壳吧。

真 砂 记得。不会忘记。

雄次郎 那一天，好象在战场一样，美国兵带着火焰喷射器，开坦克车过来。美国兵要往地里钉木桩，在他们面前，村里的男女老少都高唱琉球歌，拚命干农活。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斗争的方法。“嘿，老太婆，再干活也白费劲，走开。”说着，一个美国兵冷不防地把我母亲推倒。可是，大家都没有被吓倒。我母亲说着：“叫我们走？这里是冲绳。你们自己快滚

开！”又和大家一起干起活来。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枪声，我母亲和真砂大姐的父亲倒下去了。

真 砂 鲜血染红了尽是石头的黄土，我父亲双手紧握着发出惨白色亮光的镰刀和刚割下来的甘蔗。（把弹壳当做护身符）我也随身带着它。可是，雄次郎，打那时候起，二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过着这样辛酸的日子？我真想把这颗子弹打进尼克松的脑袋。

〔敏子抽抽搭搭地哭。

雄次郎 不过，真砂大姐，和二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力量大得多得多了。斗争的方向也越来越清楚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斗争下去，把冲绳夺回到我们手里来的日子，也不会很远了。真砂大姐，你再也不想赶走美国佬了？

真 砂 怎么会不想。正因为这样想，才不想干美军的工作……

雄次郎 工人单独一个人干得出什么。现在不在这里和他们斗，怎么能赶走他们。如果工会太软弱，为什么不进行斗争加强它的力量？团结起来斗争，我们才能胜利，是吧。

真 砂 你总是这样责备我……（哭起来）

雄次郎 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是工人嘛，不管在什么地方干活，总有能力活下去。现在象一条斗输了的狗，夹起尾巴逃跑，那不正中查利的诡计吗？

敏 子 真砂大姐，刚才我说得太过分了，请你原谅。我说，要加强还是削弱工会的力量，这就要看每一个工会会员抱着什么样的想法。静冈的一个纺纱工厂答应

让我上定时制学校，所以中学一毕业，我就到那个工厂去了。可是实际情况和起初说的完全两样。工头手里拿着秒表，一天到晚监视着，好容易被允许上学了，嘴巴说，你们工人等于资本家的女儿，多挣一些钱，好好地准备嫁妆吧。其实，我们一发动拒绝加班的斗争，就把我们关在宿舍里，折磨我们。求工会帮忙，也软弱无能，毫无用处。我们实在气不过，差不多五十个人商量好，有一天大家一起向厂里表示辞职不干了。虽然那时候一时觉得很痛快，现在回忆起来，也许厂里暂时发生了一点困难，可是只是这样，对美国和日本政府是不痛不痒的。还是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团结全厂的工人，把工会夺回到我们手里，为了新的战斗铺开一条路。

龟野 你就是这样回到冲绳来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有志气。
古坚 好啊，各人都有各人的想法，把一种想法强加给别人，是不是妥当？看来，真砂姐是下定了决心了。我看，是不是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同意她。对其他五十个人，我详细地解释解释，求他们的谅解吧。

雄次郎 可是，古坚先生，你以为这样真砂大姐的问题就解决了？工会会员所要求的不是这样的枝节问题。大家所要求的是打倒敌人的战斗。

古坚 不过，万一不能阻止解雇，你说怎么办？
雄次郎 即使万一被解雇，只要大家提高斗争的觉悟，任何事情都不怕。结果只能是敌人把斗争的火种撒在全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已。

古坚 不过，你，说到那里……
龟野 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斗争。打仗，怕中子弹，

怎么能胜利，执行部一开始就明确地这样说，我们也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安全了。真砂姐，你说是吗。

真砂 懂了。大家说的话，每一句都刺痛了我的心，我懂了。正因为这样，我……听了大家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直到今天，我一心一意总想反抗美军，但是可能还没有树立起信心，通过举行罢工斗争，参加示威游行就能真正夺回冲绳——

敏子 真砂大姐！

〔门开，宪兵进来，接着查利进来。大家一惊。〕

真砂 啊，查利！

敏子 你们来干啥！快滚！

〔龟野一言不发推开宪兵跑到室外去。真砂也跑到电话机前去。〕

查利 哦！请不要吵！不要胡来！外面有琉球警察。

古坚 有什么事情？来得这么突然！

查利 我，是来商量的，不是来吵架的。

雄次郎 你们要全面收回解雇决定，首先要决定驱逐你出境，然后才可以接受谈判。否则，不能跟你们谈判。回去吧。

查利 我，不是跟你说话，跟古坚先生说话。可以坐下来吗？

古坚 请。

敏子 （看到查利在点烟斗，老是点不着）你又要来搞什么阴谋诡计。瞧。害怕我们的斗争，抖得火也点不着。

查利 （好容易点着，又被烟呛了）密斯脱古坚，这是正式谈判的地方。除了有关人员以外，请他们都出去。

雄次郎 别狡猾了。你们这一伙人，事先不打招呼就跑来，虽说是由于惊慌失措的关系，也未免太不讲礼貌了。

古 坚 有什么事，请你谈谈吧。

查 利 OK, OK, 我是代表司令官来的。请你看这个。我们同情你们的争议。以今天结束罢工为条件，司令部决定暂时延缓大部分人的解雇。

古 坚 什么？延缓解雇？是全体人员？

查 利 大部分人。密斯脱古坚，这样可以互相祝贺“Happy New Year”了。

古 坚 四十六名？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五十一名全体人员！

雄次郎 (放声大笑)查利，你这个家伙真是雁过拔毛，总想捞一把。你这是迫不得已的大赌注。

查 利 (赶紧对古坚) 密斯脱金城和其他四名青年，琉球警察认为他们有犯罪嫌疑，是危险人物，所以被开除了。和这次由于白宫减少预算进行的人员精简是不同性质的。不过，只要这五位承认违反军规，在认罪书和保证书上签名，经华盛顿同意后，我们可以接受谈判。

雄次郎 (开门)回去！

查 利 (不由得欠起腰来)可是，密斯脱古坚！

雄次郎 这简直在哄骗小孩嘛，我们不会上当。回去告诉司令官。我们要用粉碎假归还冲绳、撤除美军基地的罢工来庆祝一九七二年元旦。

假使不希望这样，你们敢接受我们的要求吗？看来，不管怎么样，你这饭碗是保不住了。

查 利 You 在哪里听到这个？ Oh, No. 这绝不会。密斯

脱古坚,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如果强行举行新年罢工,不得不开除全体执行委员,包括你在内。请你不要忘记,已经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从明年起,可以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的地位协定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采取保安解雇的措施。

古 坚 保安解雇?

查 利 是的。凡是扰乱秩序的,可以由日本政府当天立即解雇。但是我们相信你们的良知。答复期限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今天晚上十点钟为止。(对宪兵)Let's go。

真 砂 不能接受。这种要分散我们力量的企图,我们工会会员没有一个会接受。古坚先生,为什么不断然拒绝?现在往后退,情况就比让他们解雇还要坏了。

雄次郎 真砂大姐!

敏 子 是的,这是敌人的新的圈套。查利,好好地记住。我们的目的不达到,我们就要一而再、再而三举行罢工,直至开展全岛性总罢工!

查 利 Shut up! Shut up! 我们不怕罢工。本国派来的增援部队快到了。日本工人也会协助。You 是大里真砂吧。你的解雇被延缓,密斯脱大里也非常高兴。你的先生托我捎口信,向你问好。请放心。密斯脱大里,现在在基地里工作。(以嘶哑的声音笑)

雄次郎 别胡说!你以为靠这样的造谣能扰乱我们的队伍吗。你们这些家伙越挣扎,工人们就团结得越紧!快滚开!

查 利 (惊慌,朝门外退,欲走)密斯脱古坚,是今天晚上十

点钟。到今天晚上十点以前没有回音，You 也要解雇。Let's go。

〔查利带宪兵下。〕

古 坚 (发呆了一会儿之后) 欺人太甚! 你以为用解雇一吓唬, 我就会害怕了! (嘭地一声用力敲桌子)

真 砂 雄次郎……。刚才查利讲的话是真的吗? 难道我男人会参加破坏罢工……。不过, 也许……。(坐下不动)

敏 子 造谣! 肯定是造谣。

雄次郎 真砂大姐, 不要担心。大里先生在基地工作的时候, 对工会活动很积极。离开这里以后, 也一家一家访问退职工人, 请他们签名, 向他们募款, 积极支援过我们罢工。这样的大里先生怎么会参加破坏工会的勾当?

真 砂 (长叹了一口气) 是啊, 是这样。(笑) 我真傻。我也慢慢看出来。我们心里一松懈, 这些家伙就马上乘机进攻, 瓦解工会, 是吧。

敏 子 这些家伙不干这样的勾当, 就一天也不能维持基地了。

真 砂 查利这个家伙, 连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想破坏了。(越想越气) 我真傻, 上了他们的当, 连自己的丈夫都怀疑了。畜生! 我绝不打退堂鼓。雄次郎, 钻孔工厂, 我不去了。

雄次郎 真砂大姐! 古坚先生, 真砂大姐毕竟是基地工人。

敏 子 大里先生也一定很高兴。

古 坚 真砂姐, 你, 这样真的行吗?

真 砂 听了查利刚才的话, 我明白了我本来想干的事。我

要干的事，不正是和查利的主张一模一样吗。我差一点把雄次郎和其他各位出卖给敌人了。真可怕。

敏子 不，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真砂大姐的真心，乱说一通。

真砂 不，你说得对。我自己心里迷了窍，所以甚至怀疑自己的丈夫当了叛徒。走上邪路，心里总是难过得很。工人是应该走工人的路的。

雄次郎 好极了，这才象真砂大姐。那末，我们都到大门那里去，发动大家彻底讨论讨论：敌人是怎样害怕我们的斗争的，这个臭妥协方案的本质就是要迫使工人们思想上投降的。

敏子 这些家伙打算先破坏工会的团结，孤立积极分子，然后再用更苛刻的条件解雇工人。我们的斗争越来越重要了。

雄次郎 是啊。真砂大姐，你也谈谈吧。

真砂 好的。对工人来说，团结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一定要叫大家明白这一点。

古坚 可是。喂，金城，真砂姐的发言要等一等再说。如果查利讲的是真的，那末真砂姐的处境会怎么样？不能保证没有这回事吧。

真砂 古坚先生，谢谢你这样关心我。不过，我是下定决心了。

古坚 可是，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家庭发生了裂痕，就不可挽回了。我是担心这一点的。

真砂 古坚先生，我是相信我男人的。他绝不会出卖自己的同志。阿敏，这就走吧。

敏子 噢，我们先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古坚先生，等一会

儿你也来吧。

〔敏子和真砂下。〕

古 坚 真没有想到。真砂姐这么精神振奋起来,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大家都这样,就没有话说了。

雄次郎 古坚先生,不仅是真砂大姐,现在所有的同志的心都在激烈地动荡。搞得不好,我们就要落在形势后面了。

古 坚 嗯,也许有这种可能。

雄次郎 古坚先生,一点不错,工会会员都在要求大踏步地前进。现在人们正在注视执行部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散布假归还的幻想,扑灭工人斗争的火焰呢,还是踢开这种保安解雇的威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敌人的心脏进攻。

古 坚 (苦笑)终于把矛头转向我了。是啊,刚才查利搬出“保安解雇”的时候,我心想,这一下可糟了。今后,日本政府要跑到前面来。这样一来,使用历来的方法,的确不能再继续斗争下去了。敌人用刀枪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我们给他有力反击,在毫无权利的情况下,逐渐组织起工会来。怒火熊熊燃烧,我们在百万县民的支持下站起来了。美军被迫一再让步,终于不能不制造归还行政权的大骗局。但是换汤不换药,反动统治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不,更加恶劣了。难怪大家认为斗争不能停留在被动地反击敌人进攻的地步,应该去摇撼敌人统治的根源。我满足于过去的小经验,只顾保全辛辛苦苦地组织起来的工会。也许因为这样,我不能大胆地根据形势开展斗争。

雄次郎 古坚先生，这么说，查利的这个方案，就决定拒绝了？

古 坚 噢——。不知道主张停止罢工的那一派执行委员会怎么说。干起来，全体执行委员都难免被解雇。到底往哪里走？唉！（做一个打拳姿势）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嗯。（坐下，椅子深陷下去）

〔龟野急上。〕

龟 野 真砂姐！真砂姐呢？哎呀，金城先生，可不得了。

古 坚 怎么了，呼哧呼哧地跑来。

龟 野 真砂姐的男人，刚刚……（大口喝一口茶）

雄次郎 什么？你说，大里先生怎么了？

龟 野 被宪兵队用警车从基地里带出来。

雄次郎 用宪兵队警车？

古 坚 果然这样。金城，所以我说……，你缺少社会经验，这样是不行的。

雄次郎 真砂大姐到大门那里去了。

龟 野 我去叫她来。

〔龟野下。〕

雄次郎 难道大里先生真的……。可是，大里先生怎么会在基地里面……

〔野原搀扶着大里上。大里疲惫不堪。〕

野 原 行吗？到工会了。

大 里 对不起。给我一杯水，好吗。

野 原 坐在这里好了。我这就去生炉子。

古 坚 我去拿毯子来吧。

雄次郎 请喝水吧。（递茶杯）

大 里 对不起。（喝）

雄次郎 大里先生,是我呀!

大里 (抬头)啊,是雄次郎,我真丢脸。
〔古坚拿来了毯子,给他披上。〕

雄次郎 看来,发高烧了。请你把火烧得旺一点。

野原 把我吓了一跳。我们追宪兵队警车,追到海边,把它包围起来,要求把破坏罢工的人交出来。就在那时候,这个人自己打开门,连滚带跑地跑到我们这一边来。

古坚 什么?

野原 一看,不就是大里先生吗!大里先生是被他们硬拖进去,关在基地里面的。

雄次郎 原来是这样!畜生!查利这个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

古坚 那末,为什么不赶快送到医院去!

野原 我们也想送他去,可是他一定要我们把他送到工会来。

大里 雄次郎,真砂在吗?真砂呢?

雄次郎 去叫她去了。大里先生,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吃了这么大的亏?

大里 我太疏忽了。本来,我想,无论如何也要使罢工取得胜利,要叫真砂坚持到底,才做的。不料,引起了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怎么样向你们道歉才好。
〔真砂、龟野、敏子和两、三个工人上。〕

大里 真砂!(站起来)

真砂 你!你干了些什么。不管生活怎么苦,你也不该……

雄次郎 真砂大姐,不是的。

真 砂 不，就是自己的男人，这种事情也绝不能原谅。这样的大冷天，连新年都不过，大家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站在那里当纠察，难道你还不知道？你这个人真是……（抓大里的胸口推推搡搡）你说说吧！我还有什么脸见大家。（放声大哭）

大 里 真砂，对不起，叫你担心了。

雄次郎 真砂大姐，大里先生不是破坏罢工的那一伙人。大里先生勇敢地和他们进行斗争回来的。

真 砂 （快活地）什么？真的吗，你！

大 里 和你吵架那一天，我想再也不能这样叫你操心了，整天出去找要工人的工厂。到了傍晚，我进去的最后一家就是岛袋搬运公司。

敏 子 岛袋搬运公司？就是那一家最近吸收了本土资本的？

大 里 是啊。我想，那里是一般的搬运，可能不干美军的工作。

野 原 大里先生，坐下来谈好了。

大 里 好的，谢谢。找老板一谈，他说：干得好，可以拿到二百美元，愿意的话，从今天起就当助手做做看吧。一口东京口音的花言巧语，我上了他的当。错就错在这里。上了卡车不多久，因为跑了一天，累极了，不知不觉打起瞌睡来。醒过来一看，唉呀，已经在基地里面了。

雄次郎 装食品的卡车是允许他们通过大门的。妈的！原来，里面还有文章呢。

大 里 有的人乘直升飞机被带进去。大约有二十个人被带到大仓库那里去。大家都大吵大闹，责备他们不

守信用。公司的董事长出来说，工资可以加两倍，罢工结束后，还可以特别优待。他这么一说，有几个人勉勉强强地干起活来了。

真 砂 那还是破坏罢工的行为呀。你为什么不要求马上让你回来！

野 原 说是说的啊。大里先生坚持说，我死也不愿意干破坏罢工的勾当。不仅这样，还劝过别人。他们五、六个人一起跑出仓库，向我们站岗的大门奔过来。那时候……

大 里 那时候，查利带了武装美国兵跑出来，好象早就在那里等着。

古 坚 查利？

野 原 他们对大里先生拳打脚踢，还把他带到审讯室去，叫他说出工会的内部情况，一整天不给吃饭，不给喝水，百般威胁。所以，大里先生发了四十度高烧，昏倒了。可能他们怕他死在基地里，叫宪兵把他带到外面去丢掉，正好给我们救出来了。

真 砂 是这样。你还是……（高兴得边哭边笑）你身体这么差，怎么这样盲干！

大 里 所以说，叫你担心，太对不起嘛。

龟 野 真砂姐，你当家的真好，你真幸福。阿敏，你说是吗。

敏 子 真的。这就好了，真砂大姐。

野 原 金城先生，我去叫车子来。

雄次郎 好，拜托你了。真砂大姐，赶快送到医院去吧。

真 砂 噢。

大 里 雄次郎，我本来想再也不干美军的工作了。从今天

起,我改变主意了。承包也好,什么也好,再到基地来,和你们一起彻底和他们顶,顶得叫他们坐立不安,叫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古 坚 大里,你这个家伙,想到这样了!

大 里 (爽朗地笑)古坚先生,工会的力量可了不起。你到基地去看看。工作堆积如山,东西抛在雨里没人管,三顿饭都是罐头,厕所脏得一塌糊涂;美国兵光了火,打军官,偷威士忌酒,大白天就摆起酒宴来,是乱七八糟了。罢工一定会胜利。你组织工会,组织得对了。(昏倒)

雄次郎 大里先生!

古 坚 喂,大里。提起精神来!

真 砂 你要提起精神来!要活下去!死了只能叫他们高兴。

野 原 我背他去。

龟 野 真砂姐,喏,毯子。

真 砂 谢谢。你,行吧?能坚持吧!

〔从大门传来雄壮的歌声。

雄次郎 大里先生!听见吗,大家强有力的歌声!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请放心疗养吧。

大 里 (微微睁开眼睛,露出笑脸)我,怎么能死。要活下去,一定要活到亲眼看见冲绳变成工人的天下。

雄次郎 野原,拜托你了。

〔大家下。只剩下古坚和雄次郎。

古 坚 回来得好,大里。

雄次郎 的确,我缺少社会经验。

古 坚 喂,你是故意跟我为难的吧。

- 雄次郎 不,我真没有想到大里先生会想得这么深。他替我父亲把我养大,我一时怀疑他,实在难为情。
- 古 坚 这,我也一样嘛。(不禁笑起来)金城,这一次,真的向你学到很多东西了。非工会会员的大里,冒着生命的危险维护的是什么。听着真砂姐和大里的话,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 雄次郎 他吐露了工人们的真正心情。大里先生始终维护了工人的荣誉、日本人的荣誉。
- 古 坚 不错。嗯,十年前的那种心情,不,比它还要强烈的,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一股炽热的心情,似乎又回到我身上了。怎么样,金城,这次元旦,全体会员集中在大门前,开红旗会吧。我拿出我的拿手好戏,做营养丰富的团结年糕汤给大家吃吧!
- 雄次郎 哦?古坚先生,那末!(紧紧握手)明白了,干吧,开一个盛大的会!
- 敏 子 好极了。罢工是要搞下去了。
- 古 坚 那当然罗。执行部,无论如何,我会团结他们的。下面,就拜托你们了。
- 龟 野 古坚先生,我们就是等着你这一句话!
- 古 坚 龟野姐、阿敏、金城,请原谅我。看来,我是相当糊涂了。上一次战争的时候,我被拖到朝鲜、中国去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好象烂抹布一样受虐待,被利用。这个我,今天不知不觉又为新的大东亚共荣圈扫清道路,不是哭笑不得吗。金城,你说,是吧。
- 雄次郎 没有这回事。是古坚先生教我们工人运动的意义,帮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古坚先生,也许和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大据点“全军工”的诞生就不

会这么早了。

古 坚 只要冲绳有基地工人，“全军工”的旗帜，总有人会高高举起的。现在这个旗手就是金城你呀。你向我显示了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给我指出了人民争取解放的新的斗争道路。

〔电话铃响。雄次郎去接。〕

龟 野 一定是真砂姐。

雄次郎 喂，喂，是工会。真砂大姐吗。怎么样？住院手续办好了？嗯，是吗？那太好了。哦？啊！当然罢工是要继续下去的。嗯，什么？现在就要到大门来？你叫他不要勉强了。大里先生自己要这样？真没办法，明白了。那末，在大门再见。（挂电话）听说，大里先生安全地住进医院了。到医院去的路上，他一直在说梦话，说“‘全军工’加油！”“‘全军工’一定胜利”，无论如何也要叫真砂大姐马上回到大门来。

古 坚 这个家伙本来就是这么一种脾气嘛。

龟 野 真砂姐也放心了。

敏 子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雄次郎 那么，大家到大门那里去吧。

古 坚 好，金城，我好象今天第一次在冲绳的天空看到真正的黎明。

（剧 终）

（阳 新译）

波 涛 (话剧·梗概)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新日本造船公司西日本造船厂是一座新型的现代化造船厂，它建造在一大片填海而成的土地上，延伸在曾是富饶渔场的濑户内海。

以耸立着轨道起重机的两个巨大的船坞为中心，闪着银光的各车间有条不紊地整齐排列着，显示出全部是几何学计算的严峻的美。

从全国各地的老厂，工人们二百、三百地陆续转到这个新工厂，进行了所谓民族的“大迁移”。

除了这样招集来的正式工人外，从当地农民和渔民中招收的许多外包工，现在也都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进度下，极度紧张地工作着。

目前日本造船业建造的船舶数约占世界总建造量的一半。从这惊人的数字中就可以看出，二十五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赶下“列强”地位的日本垄断资本，在以美国为首重新组成的“自由世界”中，对于爬上一定地位、作为战略工业的造船业，化费了多大的力气。

日本垄断资本要充当美国垄断资本在亚洲的代理人，必然要保持造船业的垄断地位，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来达到世界水平。可是为了确保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强迫工资只有欧美各国工资一半的日本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并裁减人员来降低人工费。

老厂年产 20 万吨级油船六艘，新日本的垄断资本集最新

技术之精华，急于要建造一个工人人数减半、年产九艘的现代化造船厂——这话多动听呀！但对工人来说，这却意味着紧张而繁重的劳动还要增强十倍。《波涛》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工厂展开的。

第 一 场

装配车间，十二月上旬寒冷的一天

在装配车间，工人们因自动焊接、传送带等自动化装置的折磨，不知不觉之间身心健康都受到损害。加上因美元冲击和生产过剩而一度延期施工的二号船坞，厂方决定再次动工。为筹措劳动力，颁发了新的人事安排等“合理化”方案，企图实行二班轮作制和削减人员。

一天，熟练的电焊工吉川被钢板压死了，成了正在逐步推行的新“合理化”方案的第一个牺牲者。事件发生后，对新“合理化”的反抗就日益强烈，缺勤者亦不断增加。

青年工人中村在造船厂已工作了三年，已能熟练操作自动焊机。中村为尊敬的师傅吉川突然死去，贴出了向工厂抗议的大字报。

因感冒而躺着的井上被硬叫到车间来工作。

中村向饭盛委员长抗议：“你还要制造第二个吉川吗？”担任宿舍自治会和文娱部干事的守冈，性格温厚，这时也愤怒地说：“太没人性了！”

“今天是二号船坞的开工典礼，下午公司经理和船主、运输大臣等要来视察车间，这是临时措施。结束以后就让他休

息。”饭盛仍无动于衷。中村紧逼着道：“这是工会委员长采取的态度吗？”

“简直是工头的工会！”这儿的工人是这样称呼工会的。

不久，车间主任井原和课长田中，也到了现场，车间里顿时忙碌起来了。沉默寡言的中学毕业生井上也硬撑着开始工作，中村气得咬紧牙齿。

这时几个身穿雨衣的机械工人和外包工的油漆工人蜂涌而入，穿过装配车间。

“不许擅自通过！”田中严厉地警告。但在为首一个魁梧工人锐利的目光下，吓得两腿发抖。

“喔，是谷本吗？”田中的眼里显出狼狈的样子。

中村第一次这样近看到震撼全厂的反对“合理化”、反对军国主义斗争委员会的谷本。

“谷本吗？还是老样子呀！新车间的味道怎么样啊？”车间主任井原亲热地说。谷本毫不客气地回道：“你们瘦弱的肩膀扛着濒死的日本经济，打算往哪儿去！虽然你们能用强迫转职的手段把工人们聚集到这个工厂，但工人们谋求解放的意志是破坏不了的。”

井原巴眨着他那在眼镜下发光的冷酷的眼睛，和田中悄悄地往后退去。

中村始能和谷本交谈。

“重要的是工人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武装。你们到我家来好吗？见到你们，就有巨大的力量。”谷本极其亲密地说。和对待井原判若两人。中村高兴得流出眼泪：“我总算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人。”

谷本给装配车间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走后，杉下满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井上被自动焊机的轨道轧了手指！”中村听了气得发抖。

井原也跑了过来，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出了这种事。他说道：“开自动焊机的是杉下，你快去保安课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杉下脸色煞白，哆嗦着对井原说：“您费了很多心，但……非常抱歉。”声音就象蚊子一样。人在紧要关头就露出了他的本性，中村清楚地看到了谷本和杉下的不同。

中村紧紧抱着手指被轧碎、无比愤怒的井上，招呼大家：“我们不能沉默了！”

第二场

谷本的家，二月上旬

中村和谷本见面后，就象鱼鳞一片片脱落一样，逐渐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会也非常有意义。中村就这样飞速地投入了斗争。

在沉闷的车间里，各种斗争也已由斗争委员会组织起来了。以谷本的妻子昌子为首成立了外包工工会，一面与厂方的分裂和捣乱展开斗争，一面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反对“合理化”的斗争。

“我看到妇女们坚持斗争的情况，感到浑身是劲，即使被开除也要干下去！”中村内心充满了作为工人的自豪。

厂方甚至把手伸向中村、井上和守冈他们的家属，妄图在思想上使他们屈服。在激烈的斗争中大家得到了锻炼。

厂方发动攻击，下令要站在斗争前列的中村停职一个月。御用工会干部——“第二劳务课”也准备给他处分。同时又叫杉

下回技术研究所，企图动摇青年工人的队伍。

工会执行部和厂方的“合理化”统一步调，要把车间集会讨论妥协案的日期提前。谷本他们想要在车间集会上否决执行部提案而组织斗争。

“工头威胁大家不准和你来往，但是大家仍说要和我们大家一起反对处分。你作为当事人，说了杉下许多坏话，又摆了许多大道理，这样就难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正和你说的相反，为了使大家团结起来，就必须暴露敌人的阴谋。”

中村和守冈争论起来。

外包工的斗争鼓舞了中村，他说：“大嫂们的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无论如何要到大伙儿中间去！”

第三场

装配车间休息室和前面的广场
办公楼边门，二月中旬

中村、守冈和井上等引起的各种新的影响，虽和谷本他们号召反对新“合理化”、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浑然一体，但在对待长期搞劳资协调的执行部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车间集会讨论执行部对新“合理化”计划所提出的妥协方案。这一天，休息室前的广场上完全改变了平时的沉闷空气。

因停职而被禁止进入车间的中村，毫不理会警卫的拦阻，在青年工人的帮助下，出现在车间集会上。大家鼓掌热烈欢迎他。

守冈提出了要维护人的尊严、反对非法处分、工会民主化等口号，为组织青妇部团结了广大的青年。

车间集会上群情激昂。

“物价飞涨，要大幅度提高工资！”连班长秋山也在鼓掌。这是大家都有的切身感受。

中村揭露厂方对自己的处分就是强制实行新“合理化”的第一步，二班轮作制就是增加劳动强度和取消加班，实质上是降低工资。同时他还告诉人们，厂方计划要在二号船坞建造第四次防卫计划的舰艇。新日本垄断资本最近加紧对东南亚经济渗透，“合理化”和海外侵略、军国主义难分难解地连结在一起。

各种各样的派别混杂在一起，最终合成了一派。“组织青妇部！”“我们举行罢工和‘合理化’作斗争！”的呼声响彻会场。

这种在上面压力下，作一个形式主义报告，执行部提案就顺利通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会会员觉悟迅速提高，使饭盛吓破了胆，他片面地中止了车间集会的讨论，在青年工人人们的严厉责问下溜走了。

装配车间的车间集会，一下子改变了车间的力量对比，给井原一个很大打击。井原早就打算要确立劳资关系，他看上了在工伤事故中认识的杉下，提拔他回原来的技术研究所。

井原感到工会干部—工头这种饭盛式的做法已不适用。还是起用杉下这一派为上策。要削弱谷本他们的影响，除了修正主义者杉下以外，已无其他人可依靠了。

且说井上没有参加车间集会，而在到处寻找车间主任井原。

井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井原，气愤地逼近他：“你竟敢把我哥哥的厂搞垮！”原来在井原的唆使下，井上的哥哥最终不得不

倒闭了工厂，离家出走。“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诬赖。”井原故作镇静，矢口否认。这更激起井上的愤怒，他握紧了手中的螺丝钳。

这时，从车间集会的会场，传来热烈的掌声。是大家对中村的演说鼓掌。

正在这时，外包工的大嫂们在昌子的带领下走来，围住了井原，向他抗议非法解雇三名外包工的工会干部的暴行。

井原和田中叫来了警卫，才勉强把事情了结。

在大好形势面前，井上痛切地反省，过去自己一直一个人闷坐在房间里，沉浸在个人的愤怒中。

“我打算把井原打一顿以后就辞职，但这样做是没用的，我也要 and 你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中村和井上紧紧地握住了手。

杉下在车间集会上作了支持组织青妇部的演说，守冈对杉下很信任。中村他们为了防止敌人新的捣乱，加强了斗争。

第 四 场

单人宿舍的委员会办公室，二月下旬

一个晴朗的星期六

新“合理化”计划暂时延期了，不久杉下以组织青年妇女部、创造明朗的车间为口号，在执行委员补缺选举时，立为候选人当选了。单人宿舍里安放了彩色电视机，配备了网球场和排球场，甚至安装了淋浴间。

杉下进了单人宿舍，利用组织青妇部，企图在青年工人中

制造分裂。

中村和谷本他们深入到工人中间，深刻地揭露井原的阴谋：虽然新“合理化”暂时延期执行，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但在暗中，井原进行拉拢作了种种布置。在揭露井原的阴谋同时，中村和谷本等还一次次地组织了反对“合理化”的学习会，为在斗争中争取组织青妇部而奋斗。

谷本他们反对杉下等人散布的经济主义，狠狠打击了走狗。他们和全国工人阶级掀起的大幅度增加工资、反对“合理化”、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相呼应，号召在车间举行誓师大会，进行反对“合理化”、反对军国主义的罢工斗争。

这时，石田紧追着杉下出场了，杉下以“派往承包工厂”为名，用转职向工人进攻。他对石田说：“工资是他们那儿高，也不用到了退休时发慌。”

石田唾了一口说：“我靠一把电焊龙头生活了五十年，机器进来以后，我就象烂抹布一样被扔了出去，这种窝囊气，你是不会明白的！”

谷本和办事员幸子带来了最近厂方大量订购铁板和钢材的消息，厂方以二号船坞作业为中心，乘机强制推行“合理化”这事是确凿的。

与此同时，杉下一伙独霸了青妇部的干部，发疯似地到处乱嚷要处分参加誓师大会的人。

“这车间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和全国工人的斗争统一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我坚决拒绝转职。”石田下定了决心。守冈说：“石田为了别人，连开除也不在乎了吗！”石田瞪着眼睛坚定地说：“工人只考虑到自身的安泰，贪生怕死，又想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种例子根本就不会有。”

守冈说：“我父亲死抱住山沟里土地，过的那种不合时代

的悲惨生活，我可再不想过。”他又说：“中村，你们干的事我不反对，但有什么权利要逼我，我们一直被社会歧视，要一点一滴地去争取幸福，谁能谴责这是错的？世界能这么简单地改变吗？”守冈第一次说出了隐藏在心底里的话。

“你是如此可怜巴巴地作斗争吗？工人们正在不断觉悟，石田和井上等这些在青妇部的同伴们不断提高，你没看见吗？”中村厉声责问守冈。守冈迷失了斗争的方向，在新的斗争浪潮中动摇得很厉害。正巧这时，消息传来，厂方发表了大规模整顿外包工的方案。

第五场

在靠近二号船坞的一角，四月下旬
一个大风的日子

誓师大会以舰装、装配、外包工的组织为中心，不断在全厂的会员中发生影响。中村他们发动了青年工人，重点要把青年、妇女部卷入誓师大会。当了青妇部部长的守冈，在反对誓师大会的杉下和战斗的中村他们之间保持中立，对站在斗争前列踌躇不决。

守冈一头钻进了死胡同，借口父亲在造水坝的工地上受了重伤，想滑脚溜走。谷本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

“你的父亲一直反对垄断资本破坏农业，现在又受了伤。他看到你放弃斗争跑回家，会高兴吗？”

“和‘合理化’斗争能不能胜利，我没有信心。”守冈抱住了脑袋。

中村感到现在正是使守冈掌握革命思想的时候，竭力开导他：“如果死抱住个人的利益，或是要站在别人上面，这样看问题是不能抓住时代的主流。同伴们通过最近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你为什么不向同伴们学习呢？我们青年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大大推进革命的潮流，开辟日本的历史。”

守冈过去瞧不起中村和井上，认为他们笨，不会找窍门。而现在他吃惊地看到，他们已成长为抱有伟大理想的坚强工人，自己已无法相比。

因工会会员觉悟提高，杉下组织假罢工，说外包工的斗争也要执行部来管，策划夺取斗争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强行地指挥执行部，以违反纪律为名，禁止召开誓师大会。

青年中产生了动摇，但外包工的大嫂们却把杉下他们戳了一下，要求工会无条件地参与斗争。

谷本敏锐地注意到群众新的提高。“外包工们真棒，他们准备扩大斗争，甚至把工会执行部也卷进来了。本来执行部就不是杉下的，把工会还给工人的斗争开始了，要把杉下使誓师大会和罢工对立的阴谋在全体工会会员面前揭露，通过这件事，争取正直的执行委员。”

中村他们根据群众新的呼声，揭露了“合理化”的根源在垄断资本主义，美日垄断资本就是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大胆地宣传了誓师大会和罢工的政治意义。杉下的阴谋反而使全车间的斗争提高到尖锐的政治斗争。外包工们认清了杉下的叛徒嘴脸，他们说：“我们反对开除，但我们更反对军国主义！”石田和厂方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他敏锐地识破了要他去做临时工训练班教官这个圈套，坚决拒绝了。工人觉悟提高，任何欺骗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井原黔驴技穷，狗急跳墙要逮捕谷本。

第六场

装配车间，第五场以后数日

谷本被夺去了，中村以青年为中心动员了工会会员，团结了执行部内的正直派，号召大家丢开过去对饭盛委员长的隔阂，与杉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饭盛被井原抛弃，遭到杉下歧视，开始觉悟到工人出身的自己，除了和工会会员一起别无其他出路。执行部也因中村、井上他们的宽宏大量和爽直的态度而受感动，决心为共同召开誓师大会而奋斗。

青妇部部长守冈，边向同伴们学习，边和杉下的叛变作坚决斗争。他把“父亲病危”的电报放在袋里，为完成自己的阶级使命，投身于车间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杉下孤立了。

大家毫不理会井原要出动机动队的威胁，誓师大会召开了。车间挺起了腰向着罢工迈出了稳重的步子。

中村、井上和守冈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誓把新日本造船公司西日本工厂建成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而奋斗终身。

(薛毅译)

暴风雨的船台

——《波涛》主题歌

我们挽起臂膀
日本就要摇晃
我们点起怒火
民族敌人全烧光
在暴风雨的船台上
怒吼吧 铁槌
迎风飘扬的大旗
烈火般在燃烧
同心干呀同心干
战斗的时刻已来到

砍断铁链
砸烂锁枷
为争取这天来临
大地响起雷鸣
破浪前进的大船
将要在人民大海航行
我们的队伍
勇敢向前进

(廖望译自 1972 年 7 月 1 日《文艺战士》)

红纸鹤（话剧·梗概）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第一场 食品工厂包装车间

自从规定了“每天装箱两万只火腿”的生产指标以后，各个班组之间搞起了竞赛，在丸一食品厂工作的女工们，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了。

在包装第一班工作的青年女工隆子跟雪子商量好，对于公司过于残酷地提高生产率、搞“合理化”，不仅自己拒绝合作，还要不断在班组里燃起反抗的怒火。

车间里有一位过几天就要退休的工人叫贞子，她对公司这种令人气愤的作法不但不抵制，还抱病工作，结果在工作时间里昏倒了。

隆子和雪子愤怒地责问川口主任：“人和火腿哪个要紧？！”但是，这时当事人贞子却说：“我不能再休息啦，因为退休以后我还想来当临时工。”班长初江虽然也很不满，却又没有办法，她一个人把愤怒藏在心里，脱离了全班的斗争。

这一切，川口主任都看在眼里，于是他盛气凌人地威胁班长初江，要她负责写日报表，还说：“不加班就不写日报表。都是因为有了你们俩，害得这个班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一。这种态度我们也在考虑。”他硬要她们加班，直到完成两万只的装箱任务为止。

初江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完全被利用了。由于长期以来被迫过着忍辱屈从的生活，使她不能理解隆子她们的反抗手段，她只好一个人承担下全部困难，实在没办法了，便喃喃地说：“今天又要加班两个小时啦，小孩还生病，真没办法呀。”

雪子理解不了初江的痛苦心情，把平时对她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她对初江说：“初江，照你这么说，加班的责任好象在我们身上啰，你可以和我们一道拒绝加班啦。我们绝不会对公司那帮东西讲什么忠诚义气的。”

“谁对公司讲忠诚义气?! 生产指标是公司单方面压下来的嘛，对吧!”从平时一向很老实的初江嘴里竟意外地发出了尖锐的反击。这时隆子看出来，表面上初江象是公司的应声虫，但是在她的心里也隐藏着对公司的深刻不满。于是她便诚恳地劝导初江说：“初江，你这种态度会使公司越发放肆起来。初江，你不感到难过吗? 现在正是全班团结起来的时候……”

“这些日子我自己的脊背也痛得不得了，睡觉时，非趴着不可。你们知道，我要是能象隆子她们那样说干就干，该多高兴啊! 我和你们不一样啊，我有家庭，有生活所累呀。”初江说完，逃跑似地又去干起活来。隆子又去鼓励有些气馁的雪子说：“哎，你说人家厂里‘春斗’时搞总罢工，可是回到我们车间就想不干了，能这样吗?”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来。

这是隔壁被服厂的女工们英勇斗争的传单。她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了无组织无权的状况，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隆子对雪子表示，自己要学习这些爽朗的战友，检查过去单枪匹马的反抗活动。为了把象初江那样的人也都团结起来参加战斗，准备散发传单，号召粉碎两万只的生产指标，与“合理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隆子下定决心，要使全厂战友们的愤怒指向一个方向，变成团结战斗的力量。

第二场 劳动科科长室

一天早晨，一只号召投入战斗的红纸鹤投进一只抽屉里了。

纸鹤就是传单。传单上写着：正是三友银行对工厂的金融控制和贪得无厌的剥削，才是增加劳动强度和搞“合理化”的罪魁祸首；它是与侵略亚洲的政策紧紧连在一起的。女工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惊慌失措的公司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早就开始钉梢的包装一班，企图发现“撒传单的犯人”，把她们一举解雇。公司先把班长初江叫了去，以新的职务为诱饵，逼她作证，说传单是隆子和雪子撒的。

“这关系到你我的将来呀。”川口流着冷汗请求初江协助他抓“犯人”。初江看着川口，断然拒绝出卖伙伴，她回答道：“我不知道。我干现在的活就满足了。”

在出乎意料的反抗面前，科长亲自出马了。他采用各个击破的阴险手段，声称：“如果有人包庇同伴，就算是包装一班全班撒的。那样一来，就务请你们认识到全班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了。”

初江虽然也能掩护伙伴，但却不能进一步与公司作斗争。在“全体受处分”的恫吓面前，再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动摇了。她在一条关系重大的歧路上徘徊着。

第三场 食品厂包装车间

隆子她们的红纸鹤传单慢慢地渗进了战友们的心里。但是公司方面要处分包装一班全体人员的恫吓，使隆子、雪子、初江、贞子，以及刚进公司不久的友子等人都感到进退维谷。

初江回到车间后，把自己担心的事都讲了出来，她忧心忡忡地说：“公司甚至还召开了领导人会议。在这个都是妇女的车间里，今后怎么办才好呢？”

雪子没看到在初江内心的深处有着一个女工寻找活路的积极的一面，只注意到她动摇的一面，又跟她争辩起来。

“初江，我们撒了传单，你觉得麻烦吧，反正早晚会暴露出来的，你去讲吧，说是我们撒的，也可以么。公司那帮东西，我们一点也不怕！”

由于刺到了初江的痛处，初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你太不讲道理了！你把我看成出卖伙伴的人啦？！我是怎样掩护你们的……”

隆子看清了正是“全体受处分”这个阴谋，使战友们闹不团结，使全班发生分裂，于是她拿出全身的力气喊着：“大家停下来！叫我们大家这样争吵的，是公司的阴谋手段！我们这样作，他们就会继续加紧搞‘合理化’，加紧剥削！我们是阶级姐妹啊！”隆子沉痛的话语，渗进了战友们的心田。

不一会，科长为了使恫吓生效，窜到车间来了。他用猫叫似的声音喊道：“撒传单的人给你们全班招惹了麻烦，还是快点报出她的名字吧……”企图以此破坏全班的团结。隆子冲到科长面前，用坚定的声音反击说：“现在你立即当场宣布撤

回对全班的处分！”雪子也猛地逼近科长说：“我们的后面紧跟着全厂的战友们！”胆怯的科长强装笑脸进行抵挡：“全厂职工？！连这个班里都说你们是两个难对付的人哪。”

隆子和雪子的坚决反击，使大家个个精神振奋。友子第一个喊着说：“隆子她俩不是难对付的人，我从她们那里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啊！”贞子由于延长退休年限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也与全班的斗争汇合了。初江昂首挺胸地回答说：“那张传单是我们班全体撒的！”

新的大规模的“合理化”被顶住了，公司策划的镇压阴谋被打得落花流水。川口主任由于管理无能被公司抛弃了，断了升官发财的希望。

隆子又把川口作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诚恳地批判他、亲切地鼓舞他。川口很受感动，就揭发了公司准备在建设新厂的同时推行大规模“合理化”的阴谋计划，并决心与隆子她们共同前进。

隆子号召在战斗中重新团结起来的战友们说：“我们的斗争和开辟劳动人民未来的全国斗争紧紧地联在一起，并肩前进啦！今后，不管怎么样障碍，我们都要克服掉，在女工解放的大道上，勇往直前！”

女工们迎着朝霞展翅飞翔。她们的这次斗争，从反对“合理化”的斗争开始，很快就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力地汇合在一起了。

（叶新斌译自 1973 年 8 月 22 日《长周新闻》）

白色的桥

中原瑛

隆一直惦记着上班时间，他刚要伸手看表，忽地又把手放回桥栏杆上，嘴里还嘟哝着说：“今儿个不去干活啦！”

重工业地区K市一片嘈杂，连在桥上也是熙熙攘攘的。汗臭、油腻味、烟雾以及人流混杂在一起，污浊不堪，使菜筐里的一根萝卜也干瘪了。

隆伫立在外表上很繁华的桥上，已有一个多小时了，但他并不在欣赏那污浊不堪的流水。

在他的眼膜里，全是那在事故中死去的十一个同厂伙伴的脸影，一个一个地在晃动。

一辆四周用红字和醒目的广告装饰起来的卡车，缓慢地从桥上驶过，仿佛是为了要消除这种与隆的心情毫不相干的嘈杂声似的。

“我们是K市中国展览会的宣传车，要想正确地了解世界人民的堡垒社会主义中国，就请光临K市××会馆！”隆好象被吸引去似的，急忙地朝着“中国展览会”展览馆走去。

古老建筑物的大门外，一座用红底白字写着“中国展览会”几个大字的拱门，耸立在夏天的天空中。隆一面仰望，一面才感到呼吸急促、喉咙干燥。

一位大眼睛而和气的青年，邀请隆说：“请进！”隆感到有

点慌张，连忙向青年点头致意，就走进展览馆。

一进馆，出现在隆的眼前的，是一排泥塑像。用毛笔书写的“泥塑收租院”几个大字，雄浑而苍劲。他移动视线，看到那边是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像。展览馆的最里面，一些学生、工人、主妇，东一堆，西一群，有的在讨论，有的在仔细地参观图片，也有的在看书，买东西。虽然也很嘈杂，但却是一派生气勃勃、秩序井然的情景。

隆不由得睁大着眼睛立定了。

这时，隆的耳边响起了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这是解放前中国农民的形象！”一位小巧玲珑、打扮得干净利落的女子站在旁边，她很关切地希望隆能尽快地熟悉这个展览馆。隆刚想说些什么，突然“啊”地一声，就低下了头，身上直冒汗。他抽出挂在腰间的毛巾，揩了揩前额。“喂！请等一下！”她说着，一转身就消失在展览馆里。隆一面揩着胳膊上的汗，一面突然出神地注视着一个弓着腰、拄着拐杖的老婆婆的泥塑像。看上去，老婆婆眼珠里的泪水早已枯竭，她的亲人便是仅有的一只鸡，就连这只鸡也因缴不足佃租而提来抵数了。这个泥塑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它引起人们深思。她那抿成一字形的嘴唇，不是马上就要张开了吗？隆联想起赛珍珠的《大地》这部小说来。

“请喝吧！”刚才的声音又在隆的耳边响起，他一回头，一杯冷饮已递了上来。隆端过来一饮而尽，接着焦急地说：“请给我再讲些行吗？”说着，还伸出手从左指到右。“行啊！”她仿佛是在等待似的，开始讲解起来。

隆完全听得出神了。多么惨无人道的地主！多么坚强不屈的农民！隆的心胸在激荡。

“农民紧握杠棒，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阶级兄

弟紧密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劳动人民只有彻底打碎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解放！”那庄严凛然的声音在四周回荡。

不知不觉地已有好几个人围拢在隆的身旁。

K市的街道上已是一片漆黑。

这天晚上，隆一直没有睡好。“泥塑收租院展览会”对他的触动实在太大了。

在隆的脑海里，那十一个伙伴的脸同泥塑像重合在一起，他们在怒吼：“是谁杀害了我们！是那家伙！是那帮家伙！”

隆怎么也忘不了在展览馆里用金字写着的一首诗中的一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活到现在，还从未看到过这样雄壮的叙事诗。

“我胸中的星星之火，我周围的，乃至日本的星星之火在燃烧吗？我想看到！我想看到这星星之火！我要在自己的心胸中燃烧起这星星之火！”

隆怀着少年出航时那样的心情等待着黎明。

二

早晨一起来，隆就细心地刮净了这几天来长长的胡须。早饭吃的是面包和牛奶，然后就开始洗衣服。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吹口哨，便不禁苦笑起来。

这是一支十五年前隆中学毕业后进工厂工作时，在耳边缭绕的歌曲《可恨的熔炉》，但最近已听不到它了。

公寓的房东阿姨从下面仰望飘荡着洗濯物的窗口，显出惊奇的神色说了声：“哎哟！”就算是打了招呼。

展览会十时入场。隆估计现在出发正好赶得上，于是便

离开了家。今天他没走桥上过，而是拣了一条近路，径直匆匆朝着中国展览会走去。

到了那里，离入场还有十分钟。昨天的那位青年发现了站在入口处的隆，就很亲切地走过来。“哎呀！服务员们正在参加晨会，愿意的话，就进去一起参加吧！”说着便邀隆进馆。

展览馆里已响起了歌声。一群青、中、老都有的男女，每人手里拿着一本红簿面的《革命歌曲集》，正放声高歌，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刚才的那位青年告诉隆说：“现在唱的是这一首。”说着还将歌曲集递给隆看，里面全是隆所不知道的新歌。

不一会儿，他俩便搞得很熟起来。这个青年是W大学的学生叫石村，他详谈了自己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的经过。就在半年前，石村也是一名前来参观中国展览会的观众。学生往往埋头于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行动却不沾边，或者是脱离群众，只想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来满足自己的革命热情。石村本来也是这样的学生，他的工作就是站在“中国展览会”的入口处招呼群众进馆参观，可是石村不喜欢这个一点也不轰轰烈烈的工作岗位，因此，每天都在同抱着这种想法的自己作斗争。接着石村又说：“我现在认识到，站在入口处，笑容满面地招呼前来参观中国展览会的每个参观者进馆，参观时间到了，就请他们出馆，这就是革命呀！”

隆第一次遇见如此直率爽朗的学生。

突然，传来了咚咚、咣咣、锵锵的伴奏乐声。“啊！齿轮座的演出就要开始了，我就是看了这些话剧才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去瞧瞧吧！”说着便登上通向演出会场的台阶，隆也跟着登上了台阶。

这是一间不到三十张席^①大的日本式房间，似乎根本不
适合演戏。究竟在这种地方将演出什么呢？隆抱着无法理解
的心情，坐在铺席上。

石村拿来了旧团扇和空烟灰罐。不一会，这狭小的房间
里，已聚集了近五十人。隆简直就象在戏亭^②里看戏一样，心
里感到很痛快。这时幕拉开了，演出的节目是话剧《河流下游
的市镇》。

在这五十分钟里，隆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剧中人保夫，一会
儿又觉得自己是梶井，并且还联想起在故乡田里的母亲。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幕拉下了。坐在旁边的石村也哭
红了眼睛，隆急忙环顾四周，只见一位五十岁光景的家庭妇
女，正用手帕揩着眼睛。

接着就举行了座谈会。剧团团员全体出席，他们团团而
坐。第一天给隆讲解“收租院”的那位女讲解员，原来也是剧
团里的。

大部分观众都不想离开而留下了。大家就自己的经历、家
庭、父母与子女、工作单位、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刚才的那位家庭妇女说：“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单位里搞日
中友好运动。正如剧中的母亲那样，如果我自身不转变，恐怕
社会就不会变好吧！”

她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探出身子说：“我是个打日工^③
的，也没有知识，也不知道怎样来谈自己的想法。不过我每天
都来这里看戏，而且每看一次，就激动一次。我高兴得甚至流
下了眼泪。请大家再次向为我们演出这样好戏的剧团全体团

① 在日本，房间的大小是用席子的张数来计算的。

② 日本演出相声、说书、净瑠璃等戏的场所。

③ 每天须找雇主的工人。

员鼓掌！”

掌声再一次响彻了整个会场。

隆打刚才起，就激动得无论如何也要发言。

虽然他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讲话，可是，积压心头已达三十年之久的体会和想法，居然一下子脱口而出，仿佛是决堤的水，悬流不止。这情形完全出乎预料。不过他毫无炫耀之意，只是一个劲儿地讲个不停。他时而激动得讲不下去，时而愤怒得发抖，时而条理清晰，时而一边从眼睛里射出一道追求和反抗的光芒，一边挺起胸膛。最后隆涨红了脸说：“真对不起，全让我一个人讲了。”

座谈会结束之后，隆也没有走，留下来又同剧团团员促膝谈心。

Y演员说他演了十五年的戏，而隆也干了十五年的电焊工。隆对此心情很激动，他深深体会到，虽然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然而他俩在探索消灭人压迫人的道路这点上，却是相同的，而且一样仇恨着共同的敌人。

隆谈了许多，最后说：“我要确立自己的生活道路！”

晚上，隆又观看了齿轮座演出的话剧《春雷》。这个话剧描写了某工厂的女工，在没有工会组织的情况下，通过斗争达到了真正的团结。

隆仿佛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懂得，作为K市的造船工人应该怎样生活。

他离开了展览馆后，朝着自己的工厂走去，这是他自那次事故以来，第一次回工厂。

他向十一个伙伴立下钢铁誓言：“我作为一个工人，也一定要锻炼出坚强的意志，使自己能出色地完成阶级所交给的任务。”

船台在历史上一直是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工具，它今天也仍然披着一层金光闪闪的伪装，躺在夜空下。

三

这一夜，隆也没有睡好。

他拿出日记，不停地写啊写。

经过这一夜，三十岁的斋藤隆感到了自己的崩溃。究竟我干了些什么呢？

隆为了掩盖自己仅是中学毕业这个短处，这十五年来，作为一个技术工人，总想出人头地，而且还一直以此为生活目的。

是屈辱地向政权、资本低头哈腰呢？

还是光荣地向压迫、奴役奋起反抗？

以前隆这样自我安慰：自己是跨着这两条路走的。其实并非如此，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可是，认识了这一点，是否就等于已摆脱了崩溃呢？

故乡的天空被污染得发红，在大海上，可怕的权力正任意满足征服和霸占的野心，大地把产后八个月的婴儿推进了公害的地狱，还吞噬了十一个伙伴，不！几百万同胞！在如此严酷的现实社会里，即便是朝白亚^①的国会大厦跪拜，也将是一无所获。

我们一定能在即将到来的黎明，恢复我的故乡、我的祖国这些令人感到亲切的话语。

现在，隆打心底里悔恨，自己就象蜘蛛随风织网没有核心一样，活到如今，还没有确立一个主导思想。

如果不能掌握真正的理论与实践，也就不可能追求和探

^① 东京地名。

索真理。

斋藤隆直到三十岁，才宣告参加战斗，踏上自我改造的征途……

隆合上了日记以后，展开放在上衣口袋里带回来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入会申请书。他怀着小学一年级学生参加入学式时那样的激动心情，填写好申请书，并且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中央，然后才上床入睡。这一觉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中国展览会”的最后一天，隆又向厂里请了假，随后直接赶到了展览馆。

面熟的人都很高兴地迎接了他。隆从早晨起，就一直在电影场里，结果看完了所有的中国电影。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提倡要做一个“身在工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这种崭新的人类形象激荡着隆的心胸。

隆在参观“中国展览会”的图片部分时，看得很仔细，从头到尾不漏一图一字，甚至连一句解说词也不漏听。就这样，他费了老半天才转了一圈。

隆能朴素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理解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性，而且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坚信，除非日本革命取得胜利，日本人民就不可能获得解放，隆自身也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使隆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理论，竟如此简单明了。

隆在参观图片时，不断按摸口袋里的入会申请书，他在等待着交申请书的时机。

齿轮座的Y邀请隆说：“不参加今天的闭幕式吗？”隆趁此机会，才默默地交出了申请书。

他俩站在那里再一次握了手，两只手心都热得出了汗。

闭幕式上,隆再次感到心情很激动。

这样的中国展览会,将在全国各地举行,而且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尽管美帝国主义诡计多端,企图奴役全世界人民,并且尼克松还哭丧着脸要向中国磕头,但是,全世界人民一定会识破这些鬼把戏。

衷心希望日中友好的人成千上万,正在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仅仅由于在这工人街举办了K市中国展览会,就又有许多群众,紧挽着手臂,加入了日中友好运动的行列。

那位打日工的中年人这样谈了他的决心:“我年岁大了,而且什么也不懂,关于朝气蓬勃的中国,要请这里的青年人多多告诉我,我决心这一辈子跟着你们走下去。”

隆也简短地谈了自己的决心:“劳动人民心紧连着心,组成了一座钢铁长城。为了在日本与中国、乃至与世界各国之间,架设一座不顾泪汗交加、用雪白的颜料所描绘成的美丽桥梁,请允许我作为一名电焊工,在这一行列里出一份力!”

四

过了几天,一个盛夏的下午,隆乘上火车奔赴位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齿轮座的根据地就在那里,隆就仿佛是回故乡一样。

隆在车上抑制住焦急的心情,专心阅读《毛泽东选集》。现在,这列火车载着隆正由东向西、向山口飞驰着。这不是隆自身的长征吗?齿轮座是革命文化的播种机、宣传队啊!隆这样不断地想着。

隆生活在齿轮座中间,跟剧团团员同吃、同住、同工作。有一次,他还愉快地去洗了海水浴,这对隆来说,已是好几年没

有过的事了。他又同人民保育所的儿童们交上了朋友。一个星期转眼间过去了，可是这些日子，给隆留下了比三十年的生涯还要来得强烈而难忘的印象。

隆回到了K市后，怀着由衷感谢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寄给齿轮座。

“从你们那里回来后，马上就同这里的日中友好运动的伙伴以及石村他们一起参加学习会。

“想来，我是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出生的。当时，五十岁的父亲也被驱使上战场，结果就此一去无回。母亲守着豆腐干般大的一块田，以此抚育着五个孩子。战后，我成了一名工人，生活在这新矛盾重重的世界里，我一生的希望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这一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剧变阶段。以那次事故为转折点，自己的一切就跟伙伴们连系在一起，而且才开始认真考虑谁是真正的敌人这个问题。K市的中国展览会，转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而由于同齿轮座的接触，才使自己能够确立真正的生活道路。

“就在这消逝了的短暂时光里，世界形势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啊！自卫队战斗机与全日本航空公司客机相撞事件，明显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停止兑换黄金的声明，宣告了美帝国主义经济的崩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自掘坟墓这一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没落阶段，而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向前迈进的号角，正在黎明中回荡。

“我要牢固地确立跟这种客观形势相适应的生活道路、思想。要革命的，不管有多少人，总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我在大家的帮助下，认识似乎也在不断地提高，现在已渐渐能从形形色色的表象中，逐个地、深

刻地分析出其内因来。

“在同你们一起去海滨时，曾一边攀登山阴的山路，一边这样想：尽管在陡山上开出来的道路非常艰险难登，但很多人也会以这条途径为标记，劈路而行。

“只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党，才给我们指出了日本革命的途径。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这条途径。你们和其他很多人，继承了这星星之火，并正在烧向四方。我也要以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沿着路标前进，即便是在四面临敌的情况下也不退缩。因为互相信赖的伙伴，现在多得数不清，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个队伍。

“使我懂得这些道理的是你们，是被害的十一个伙伴，是全国、全世界人民。

“以革命现实主义创立无产阶级话剧的齿轮座万岁！

“为了日本革命的胜利！”

连同这封信一起寄给齿轮座的还有，供下期上演《波涛》用的造船方面的大量资料，和作为捐款的他的全部储蓄十万元。

（薛毅译自1971年9月1日《文艺战士》）

致春斗、国劳的斗争^①

白松哲夫

当曙光来临时
这里
就会变成
混蛋们的墓地

象一条僵死的爬虫
拖着长长的躯壳
混蛋们的大动脉
再也不会跳动

凝视着仪表的双眼
紧握操纵杆的手腕
他们
是物质的真正创造者
是主宰世界的主人公
全靠他们的力量
撕下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
“光荣”

一瞬间
混蛋们的统治机器
倒退到百年以前
无法开动

冲破黎明前的寂静
汽笛啊
早已不听
混蛋们的指挥命令

这不是
单纯的揭发控诉
因此
混蛋们怕得要命

哒！哒！哒！哒！
把大地震撼
工人阶级的巨大脚步声

① 春斗即春季的罢工斗争，国劳即国营铁路工人。

在黎明前的天空中回响
敏捷地行动
整齐地奔向各自岗位
个个斗志昂扬
向着混蛋们的咽喉
步步紧逼不放

当曙光来临时
这里
就会变成
混蛋们的墓地

(廖望译自 1973 年 6 月 1 日《文艺战士》)

竹 根

——多喜二被害四十周年

杉田光二

当阅读多喜二作品时，
当怀念培育了多喜二的党
时，
我想起了江南竹。
一阵寒风呼啸，
竹叶沙沙飘落，
竹根却安然不动摇。
一节节都深深地扎下了根，
每一节都向四面伸出手臂，
攀住了松软的土粒。
地上，滴水成冰，

地下，昆虫蹒缩着冬眠。
竹根在轻轻地呼吸、活动，
一条地下茎在纵横挺进。
挖掘成网般的地下道啊！
准备好炮弹般的芽。
很快三月来临，芽冲破了带
雪的根，
戳得那些坏蛋翻倒了身。

多喜二活着的四十年前，
暴风就象野兽般嚎叫，

撕剥着松树的小枝，
把银杏树连根吹倒。
狂人的白刃，纳粹式的放火，
横砍草丛，滥烧原野。
但是！
在那最后的一瞬间，
继续战斗的多喜二，
把全身化作钢铁的弹簧，
弹回坏蛋们的拷问。
呵！用鲜血捍卫了党的纯洁，
——这面被叛徒们用泥脚践踏了的红旗。
多喜二的红心就象竹根一样，
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地里。
党潜向地下、地下在积蓄力量，
根在盼等着三月的太阳，
在焦土中摒着气坚持斗争。

当阅读多喜二作品时，

当怀念出了个多喜二的党
时，

我想起了江南竹。
竹无论在崖边还是河旁，
只要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
根深深扎进地面，
大地坚实得劈不出裂痕。

啊！

二月二十日是多喜二的忌
辰，

我缅怀多喜二的那颗红心。
对那些叛徒，我怒火填膺，
想起那竹根，我胸间温暖如
春。

根靠坚实的土壤来保卫，
就是地震，大地也不会有裂
痕。

三月又将来临，

我愿化作江南竹，

我愿化作多喜二留下的竹
根。

（薛毅译自 1973 年 3 月 6 日《人民之星》）

日本电影向何处去

吉川彻也

日本齿轮座剧团机关报《文艺战士》第35期(1971年4月1日。月刊)，登载了吉川彻也的关于日本电影界现状及其方向的文章《日本电影向何处去!》。文章分析了当前日本电影队伍的状况，并提出了今后电影创作的要求，摘译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一、以“日美合作”抬出日本军国主义

去年，日本电影界环绕着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和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展开了一场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虎、虎、虎》(即密码“我奇袭成功”)是一部忠实地代表了美日反动派政治意图的代表作。这是美国电影公司以118亿日元之巨款与日本部分电影工作者共同拍摄的“大作”。他们声称：“在这不安的世界上，日美已不是敌人，而是合作者了。两国一致认为在目前发表这一值得纪念的故事，对未来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参加这个电影拍摄工作的日本导演是舛田利雄、深作欣二，剧本作家是小国英雄和菊岛隆三。

《虎、虎、虎》描写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事件。

内容完全是伪造历史，颠倒黑白。第一，在影片上，天皇

等无耻地吹捧山本五十六是“军神”，是“和平爱好者”。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发动了侵略战争，他们就是这一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不是败给美国，而是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日美战争”的主要方面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电影却掩饰这一历史事实，以空前的欺骗美化旧日本军国主义，美化今天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美化和大肆宣扬以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伪装的凶恶的帝国主义。

目前，尼克松主义的“亚洲人打亚洲人”这一重点战略已被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所粉碎。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其成为他侵略亚洲的主要力量。而卖国贼佐藤也高唱“大东亚共荣圈”和“自主防卫论”等滥调相呼应。影片《虎、虎、虎》正是表现了美日反动派的这一政治意图，公然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挑战。

二、美日反动派的忠实传声筒

电影《军阀》和《虎、虎、虎》一样，也是一部美化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侵略战争推卸罪责的电影（导演是堀川弘通）。

这部电影的特点是堀川从超阶级的绝对和平主义立场来看问题。尽管堀川说他拍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是“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结果却完全相反，变成为侵略战争推卸罪责了。由于堀川重点描写了人的心理纠葛，所以必然把天皇和山本五十六只描写成“和平主义者”，甚至还把东条英机也描写成为“战争还是和平”而担忧的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堀川是

不能认识统治阶级的矛盾的，所以他只能在描写一般人的心理上化精力，从而在客观上美化了反动派。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和平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描写的电影，事实上成了传播反动派主张的忠实传声筒。这是现在电影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泽明为拍摄《虎、虎、虎》效劳，谷口千吉担任了纪录片《日本万国博览会》的导演，市川昆拍了《东京奥林匹克》等电影……他们都没有考虑到，电影所起的政治作用，即一个电影艺术家是通过作品赞扬军国主义呢，还是反对军国主义，是站在反动派一边呢，还是站在人民一边。因此，他们事实上是投降了反动派，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退步的。其中黑泽明的最新作品《电车迷》，更是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点。

三、暴露了修正主义者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

在目前电影界中，修正主义者是很活跃的。《战争和人·第一集》(导演山本萨夫，原作五味川纯平)，这部电影的最大特点是反映了反动派和宫本修正主义者的合作。“日活制片厂”社长为纪念“生存者叙勋”而开拍第二集。修正主义御用评论家瓜生忠夫和岩崎昶等人，还大肆吹捧这部电影“作为历史电影好得很”。

这部电影究竟怎么样呢？第一，电影中没有把中共党员、朝鲜的“间岛游击队”描写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战士，而把他们描写成十足的暴徒和极左分子。把“间岛游击队”描写成只是凭着个人仇恨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完全在宣扬露骨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沙文主义。第二，电影中出现的工人共产党员标，被

百般丑化。他在工作途中遭宪兵逮捕，释放后应征入伍，以“帝国军队”的一员到中国战场去，而且在战斗中他竟然一直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第三，把伍代财阀的老板由介和被称为“满洲伍代”的兄弟乔介等资本家描写得“沉着冷静”、“大胆勇敢”。

上述几方面反映了山本萨夫和原作五味川一样，陷入了反动派与无产阶级都各有长短的“平等论”。很明显，如果站在小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上看问题，即使了解事实，也不能正确理解历史真实和吸取教训的。总之，《战争和人》这部电影完全是反共反革命的，它起着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反革命别动队的作用。

四、卑躬屈膝地为反动派效劳

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大肆宣传下拍摄、放映的电影《冲绳》(导演武田敦)，虽然描写的主人公是基地工人，但从它所宣扬的反人民、反革命内容来看，却有着为反动派效劳的新特点。

第一，全篇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如在美军登陆冲绳时，作者要冲绳人民以“守礼之国琉球”的“礼节”下跪恳求“民主富饶的美国”不要胡作非为，幻想美国军事法庭实行“民主”审判。当这种幻想破灭后，竟又提出“如工会民主能维持斗争就是胜利”的所谓“展望”。第二，在基地工人跟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场面中，大量地描写工人的落后面，把工人们描写成没有远见的，表情灰溜溜的、互相猜疑的乌合之众。这完全是对工人阶级的侮辱。因此，它是一部反人民反革命的电影。

又如《没有桥的河》(第一、二部。导演今井正)也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它把部落解放运动纳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轨道上去,只是乞求人们的同情,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和正确总结部落解放运动。因此,它即使能获得观众的眼泪,也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同情,谈不上改革现实。“部落解放同盟”对此提出了抗议是很自然的。

五、站在人民一边的认真的作家

在电影界中,有一部分人忠实地宣扬反动派的意图,并大搞修正主义的电影。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投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其中之一就是山田洋次。山田洋次通过成套影片《讨厌的男人》坚持面向社会的底层,并一贯主张只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善意才是最可信赖的。他认为虽然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可忘记还有很多的穷人。山田洋次站在受压迫的人民一边,客观上有着和美日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积极一面。但他的弱点是抱着“庶民”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在电影《家族》中,虽然他描写了工人题材而有所进步,但这一弱点还是没有克服。不过,只要他能坚持通过作品揭露当代社会矛盾,并和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主流相结合,那他将是一个大有发展的作家。

电影《日本战后史》的作者今村昌平,也正致力于从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看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他过去是写色情作品的,现在能注意到当代社会的矛盾方面,这是应给予一定的评价的。

此外,还有一批作家正在形成一股力量。他们虽然身在

五大制片厂(译者注,五大制片厂为东宝、东映、大映、日活、松竹),但不与这些厂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的经营方针相妥协。如浦山桐郎、熊井启等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其中加藤泰,还以拍摄“侠客电影”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六、关于电影作家与美日反动派斗争的方向

在电影界还有一批作家,他们与五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制片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建独立制片厂拍摄电影,以贯彻自己的政治、艺术主张。其中最老一辈的有“近代电影协会”的新藤兼人和吉村公三郎。

这次,新藤兼人创作了一部电影《裸体十九年》,描写一个十九岁青年连续搞枪杀行凶的故事,开始从过去的追求“本能”转变到追求现实社会的矛盾。说明十九岁青年所犯的罪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矛盾的反映。虽然电影没有指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但比之过去的作风,有了质的变化。

大岛渚的《东京战争战后秘录》,松本俊夫的《修罗》,黑木和雄的《日本的恶鬼》,东阳一的《冲绳列岛》,土本典昭的《水俣》等,都是反对目前美日反动派的政治的。当然他们的作风各不相同,思想上也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他们也反对战后日本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但由于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以小资产阶级冒进主义来追求“革命”,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以怀疑主义、客观主义、神秘主义等观点来描写人们的“怨恨”和怀疑,而不是去反映人民群众中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日本解放战线·三里塚》的作者小川绅介与上述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自退出“岩波制片厂”以来，一直在三里塚用心创作反映当地农民斗争的纪录片。

根据电影界的现状，我们必须团结这一批作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批评他们消极的一面，共同为反对美日反动派的政策而斗争。

目前，我们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出符合无产阶级路线的电影艺术。广大人民深受美日反动派日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强烈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他们正在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而斗争。他们是非常欢迎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电影艺术的。我们必须为实现人民的这一期望而努力，彻底粉碎美日反动派的文化统治。

（廖 望译）

颠倒了的侵略战争史

——评山本萨夫导演的《战争和人·末集》

佐古诚

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战争和人·末集》和第一、第二集相比，更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影片露骨地为卷入侵略战争作“个人良心”的辩护，并把自己的行动乔装打扮一番。这在《战争和人》第一集开始，就作为一个思想倾向贯穿全剧。并且，从这个立场出发，把“军部”当作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却掩盖了真正的凶手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侵略战争的根源，本来应该是贪得无厌追求利润、掠夺市场和资源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影片却抹杀了这一点。山本萨夫扩大了五味川纯平在原小说中的缺点，并以超阶级的修正主义战争观来编导这部影片，苏修协助拍摄的外景，在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作用。

“我选择参加军队这条道路，正如你所知道的，是为了想在军队中能干出些名堂来。可是，如今真的来到战场，必须在无辜的中国人面前举起枪来。我悔恨万分，因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正在自食其果。我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你是为什么打仗的？你是怀着自豪感去打仗的吗？你是为你所爱的国家打仗吗？你是站在正义这一边打仗的吗？”“如果我能活着从军队逃走，那么我将奋不顾身地为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而斗争。”

这是投身于反战运动的标耕平从战场上寄给妻子的信。在宪兵搜查时，他的妻子顺子背诵这封信的场面，形成了影片的高潮。这段说白，就是卷入侵略战争后，所作的破了产的“个

人良心”的自我辩护和美化。

以小林多喜二、野吕荣太郎为首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和掠夺人民，他们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还有许多人，因坚持真理被敌人杀害、逮捕入狱。如果被征召参加侵略战争，或是战败以后，真正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侵略战争的错误和“个人良心”的破产，而发誓“将要奋不顾身”反对侵略战争，那么就应该把这些代表日本人民先进分子的人生、斗争或世界观，拿来跟自己作印证和对比。

可是影片《战争和人》，从辩护破产的“个人良心”出发，用表面上描写“军部”强行发动的“愚蠢战争”，来掩盖侵略战争的阶级本质，歪曲和模糊斗争的方向。“将要奋不顾身”进行斗争这句话，只是一句空洞的漂亮话而已。

《战争和人》只把“军部”描写成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把全面侵略中国，向社会主义苏联挑起侵略战争制造“诺蒙坎事件”，不顾一切地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进行殖民地争夺战，把日本拉向毁灭深渊的罪魁祸首，说成是东条英机等军部极右分子。

这是篡改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资本主义早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矛盾激化，一心掠夺市场和资源的日本垄断资本 = “财阀”的要求成为至高无上的。他们把自己的工具军队推向前列，为积极建成“大东亚共荣圈”，进行了不断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硬曳入毁灭的道路。

《战争和人》颠倒了历史，垄断资本家们不是罪魁祸首，他们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而赚了大钱的“理性派”出现的。垄断资本家伍代由介说：“一不注意上了军人们的当，向设备投了大量资金，结果战争结束了，那怎么办？作为实业家当然是要考虑这一点的。”在他和银行家雨宫交谈中，因为事先得知要

制订《国家总动员法》，就感激涕零地对雨宫说：“非常感谢，如果您不告诉我，不知道形势的变化，那就要吃亏了。”

垄断资本家们似乎是被“军部”所推行的侵略战争在任意摆布，稍一疏忽就成为牺牲品。这样赤裸裸地篡改历史，简直是荒唐。

称为“皇军”的军队瓦解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判了死刑。如果，真象《战争和人》影片所描写的那样，战争的罪魁祸首果真是“军部”的话，那么日本早该和平了。但事实与《战争和人》影片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皇军”虽灭亡了，但军国主义的支柱军队，在美国的指示下产生了。由于美日垄断资本的扶植而扩展成具有战前数倍火力的庞然大物，还被美日反动派重又推上侵略和战争的道路。军国主义政策在新的伪装下，正在全面推行。

这种把“军部”作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掩盖真正的凶手垄断资产阶级的骗局，无非是美日反动派在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向人们灌输的篡改了的历史和战争观而已。《战争和人》描写了与此相同的主题。越是如此地描写侵略战争的丑恶和愚蠢，这个欺骗就越能奏效。

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对中国人民进行大屠杀的场面，也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败了侵入村子里的日本侵略军的场面。但这些只不过是为了把主题装得煞有其事而特意安排的情节。

不仅作了掩盖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和进行美化的欺骗，而且还安排了一些臆造的庸俗的情节，其中有垄断资本家的女儿和一个参加反战运动的、哥哥是共产党员的青年结了婚，还和宪兵作斗争等。同是垄断资本家的儿子，在“关东军”骨干面前大谈反战论。到了最后，在战场上把枪对准了参谋进

行反抗等。

影片《战争和人》所描写的颠倒了的历史，在现在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把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推给“军部”，是为了想把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国“核保护伞”下推行的侵略道路合法化。

根据田中、尼克松会谈后的《共同声明》，明目张胆地推行“尼克松主义”。特别在对南朝鲜的赤裸裸的侵略政策上，很明显，那是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高度经济增长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资源，既可掩饰其针对社会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又可压制人民起来和新伪装下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

修正主义者在电影资本许可的范围内，接受美日垄断资本的资金援助、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协助所拍摄的《战争和人》，必然对今日的军国主义政策是最合适的了。

（薛毅译自 1973 年 9 月 5 日《长周新闻》）

战争和人·末集（梗概）

导演：山本萨夫

编剧：武田敦、山田信夫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日中战争正式开始。八月十三日战火扩展到上海。十二月日军占领了南京，银幕上出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场面，以庆祝占领南京的游行为背景，映出了片名《战争和人·末集》。

东京大资本家伍代由介的家里，长女由纪子正准备出嫁。

新郎是东亚银行总经理雨宫的儿子。在豪华的婚礼上，宾客如云，内有不少身穿礼服的政、财界巨头和陆海军的将军。由于这次和银行资本家的结亲，使五代这个新兴财阀登上了第一流财阀的行列。为此由纪子的叔叔乔介和哥哥英介正眉开眼笑地迎接客人。而由纪子的弟弟俊介和妹妹顺子对这一切却极其冷淡。由纪子结婚后不久，顺子谎说要和大学的同学出去旅行，跟哥哥俊介到她恋人标耕平的家里。标是一个参加左翼运动的青年，也是俊介的好朋友，他的哥哥是共产党员，六年前被征兵入伍，不久就战死了。现在标也收到征召入伍的通知，将于一星期后入伍。因此顺子特来和标举行简单的婚礼。一星期后，顺子回到家里。由介知道顺子已偷偷地做了标的妻子，而这个标又是他视作破坏社会的不良分子，不禁勃然大怒，把顺子赶出了家门。顺子离家后到东京大学学生服务团工作，标应征前曾在这儿和同伴们一起设立了专为穷人服务的诊疗所和托儿所。

在东京的工业俱乐部，陆军省军需部的佐藤贤了中校召集了一些大资本家，提出由于战争越打越激烈，兵工厂生产的军火已供不应求，库存的弹药即将用尽，希望民用企业扩充设备，增加军用物资的生产。由介对陆军省的要求踌躇不决，怕上了军人的当。如果战争一下子结束，那么化在扩充设备上的钱就要白化了。而乔介却认为战争不会很快就结束，过于慎重就要落在别人后面了。就在当晚，东亚银行的总经理雨宫把一份《国家总动员法案》交给由介，说政府将在月底召开的议会上提出这个法案，一旦议会通过，一切资源、工厂、资本、劳动力直至贸易、运输、通讯等所有经济部门都将由国家统一管辖。并猜测制订这个法律不光是为了对付中国，恐怕是准备对苏或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由介非常感激雨宫告

诉他这个重要消息，立刻去拜会一些军界高级官员，诉说重工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要求政府对民间发展重工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高级官员们笑道：“我们以为伍代先生要耽误了军用列车，想不到竟然最先乘上。”

不久，“国家总动员法”在议会上通过，伍代由介也马上着手扩充伍代产业的军工部门，并增设了特种钢公司，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大炮、坦克和弹药。

这时，标和其他一些新兵正在日本东北的一个兵营里受训。他们动辄遭到老兵的殴打。一次，上等兵柄泽命令标和新兵小岛互打嘴巴五十下，标拒不动手，气坏了柄泽，他拳打脚踢把标打倒在地，但标挣扎着站起来，对柄泽说军规禁止士兵间的私刑，并背诵了内务规定第十二章第二十三条，使柄泽无言对答。不久，标所在的部队开往中国，驻扎在山西省。一天，连长命令标等几个新兵把刚抓来的几个游击队员作活靶子练习刺杀。新兵一字排开对着游击队员刺去，但标的刺刀在离开游击队员五寸的地方停住了，因而标又遭到一阵毒打。亏得下士谷田暗中帮助，使他免关禁闭。一次，标所在的部队包围了山西省某个村庄，中士白井把点着火的松明投向农舍，村庄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连长德永命令士兵把村里的人全杀光，在村子的各条路口，日本兵拚命向老百姓扫射。白井要标和小岛跟随他去追杀四处逃跑的老百姓。一个七十岁的白发老人携着一个小孩被他们抓住了。白井命令两人开枪。小岛吓得抽搐着脸朝老人开了一枪。白井又命令标把正扑在老人身上哭泣的孩子打死。标脸色苍白，站着没有动。白井把枪对准孩子，正要扳动扳机，标把他推了一下，没有打中。白井暴跳如雷，对着标打了一枪。子弹穿过了标的大腿，白井又用枪托发疯似地往标的脸上打来。正在这时，一颗子弹射中挥

舞枪托的臼井，他来不及哼一声就倒地死去。游击队从四面包围过来了，小岛只得丢下似乎已断了气的标，跟随其他人慌忙撤退了……

东京，顺子收到了标耕平的死亡通知书悲痛万分，一天，有两名宪兵闯进顺子的房间，气势汹汹地翻箱倒篋进行搜索。在一本书里他们发现了一封没有经过军队检查的信，这是标秘密托人捎给顺子的。宪兵如获至宝，他恶狠狠地盯着顺子说：“好象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哪！”他猛地把信伸到顺子的面前命令她：“念一下！”顺子眼睛盯住他没有动。宪兵狠狠地看了顺子一眼，就自己出声读了起来：“……我选择参加军队这条道路，正如你所知道的，是为了想在军队中能干出些名堂来。可是，如今真的来到战场……”他突然一下子顿住了，两眼飞快地扫着信纸。

于是顺子平静地背诵下去：“可是，如今真的来到战场，必须在无辜的中国人面前举起枪来。我悔恨万分，因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而正在自食其果。我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你是为什么打仗的？你是怀着自豪感去打仗的吗？你是为你所爱的国家打仗吗？你是站在正义这一边打仗的吗？……”

“停下！”宪兵叫道。

顺子毫不理他继续背诵：“……侵略军是以杀戮为目的的军队，而我置身于这个军队中，现在是我必须选择道路的时候了，仍去参加杀戮呢？还是抗拒命令被判处枪决？或是从这儿逃走呢？……”

宪兵大喝一声：“还不停止吗？”

顺子仍不理他继续背诵：“……如果我能活着从军队逃走，那么我将奋不顾身地为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而斗争。……”

宪兵生气地逼问这封信是从哪儿来的。顺子没有回答。从宪兵的态度上，顺子察觉到标耕平还活着。他们已经没法抓住他了。

这时在华北的旷野里，一个八路军士兵赶着马车，微笑着对坐在马车里的标说：马上就要到司令部了，那儿有他的日本同胞。身体已复原的标，点头向八路军道谢。

俊介自标走后不久，就到伍代在中国设立的“满洲分社”工作。因他为《东亚经济》杂志写了一篇要改善劳工生活以提高产量的论文，受到了当分社经理的叔叔乔介和秘密警察的申斥。他们警告他，目前战争期间提这个问题是反国家的宣传，若被逮捕就要取消特准他延期服役的恩典。不久，《东亚经济》的主编田岛告诉俊介，关东军参谋部要他调查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他邀俊介与他同往关东军司令部，报告调查结果。会上，田岛和俊介列举了美、英、苏三国主要战略物资的产量，说明由于这些国家的援助，中国还保持着强大的抗战力，决不可轻视。参谋们听了不以为然，讥笑说：自关东军创立以来，向参谋们谈战败论的，还只有他们两人。不久田岛和俊介就被抓进了拘留所。田岛受到拷打，俊介因是伍代家的人，次日清晨就被释放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条英机召集了一些搞军火生产的财阀，扬言“准备与中国和苏联二方作战，以根本解决与中国的战争，奠定东亚的永久和平。”

会议结束后，英介兴奋地对由介说：“……终于要和苏联干了……”

由介说：“现在光中国一个国家就难以对付，还有什么力量惹苏联？……表面上算是在中国打胜了，但实际上占领的只不过一些城市。只占领了沧海之一粟，就认为已征服了大海。

这些军人们……”

英介说：“你还是不信任军人罗。既然如此不相信，为什么要和军方共事呢？”

由介说：“我是实业家，需要的话和谁都能握手。可是我不象刚愎自用的军人，总是打如意算盘。”

一九三九年，在中蒙边境诺蒙坎地区，苏日两军由小规模冲突发展到大规模战争。两军坦克在哈勒欣河西岸相遇，日军的九八式坦克的短炮不能击穿苏军坦克的装甲，苏军坦克以破竹之势冲进日军阵地。日本兵拿着火焰瓶向坦克爬去，但在机枪的扫射下，一个个都被打死了。这时，不久前被征召入伍的俊介咬着牙跑向坦克扔出了火焰瓶，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坦克爆炸了。

在这期间，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的德国与苏联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解除了来自欧洲的威胁，于八月二十日向日军发动总攻击。装有火焰喷射器的苏军坦克部队和大批步兵，向日军阵地开来。俊介躲在掩体里，他的身边仅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两个火焰瓶。苏军坦克上的机枪和火焰喷射器不断向日本兵喷射。日本兵投掷的火焰瓶对重型坦克丝毫不起作用。坦克群继续向日本兵辗去。躲在掩体里的俊介眼看坦克直向他开来，吓得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发现四周全是日本兵的尸体，他在尸体中爬着寻找部队。第二天清晨，由于饥饿和干渴，他无力地躺倒在沙丘上。忽听得耳边传来阵阵呻吟声。他睁开眼睛发现不远处躺着一个负了重伤的日本兵。他爬近一看，竟是他的朋友、画家灰山。俊介用出全身力气拉着灰山一起走。灼热的太阳照射着波状起伏的沙丘，俊介舔着干裂的嘴唇，拚命拉着灰山往前走。这时背后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少校参谋乘坐的摩托车突然在俊介他们身旁停下。他

下了摩托车向俊介走来，说：“喂，你们从哪儿来的？”

俊介敬了一个礼答道：“我们所属的部队全军覆没，因此……”

少校打断他的话，说：“什么？全军覆没？……你们不是活着吗？你们放弃阵地擅自撤退吗？”

俊介：“……”

少校瞪着眼说：“要坚持到最后一兵，你们为什么不死守阵地，怕死鬼们！擅自撤退，我们好不容易搞的作战计划不是完蛋了吗？”

俊介满腔怒火，没有作声。

少校又说：“还发什么呆？马上回去！”他用下颚指指灰山说：“卫生兵会来收容他的，你把他放下就回去！”

俊介那双象幽灵似的眼睛，愤怒地发出可怕的光来。他用带着杀意的眼睛，注视着少校慢慢地把枪提到胸前，哗地一声拉开枪栓。少校参谋顿时变了脸色。

俊介说：“请问一下，少校先生。我们的连如今在哪儿？我们的营在哪儿？我们的团在哪儿？”

少校脸色苍白，俊介那充血的眼睛盯住他继续问：“请你告诉我，我们那全军覆没的部队如今在哪儿？”

少校吓得慌忙骑上摩托车溜走了。俊介愤怒地目送着摩托车远去。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关于诺蒙坎事件的停战协定。日本兵死亡人数达一万八千余名。在诺蒙坎事件停战前的九月一日，德国突然侵入波兰，九月三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亚洲，日本也把战火从亚洲大陆扩展到太平洋地区。

（薛毅摘译自 1973 年 7 月《电影旬报》）

谈不上什么反战

——评今井正的《海军特别少年兵》

吉川彻也

资产阶级电影宣传机器，目前正在大肆宣传今井正的最新作品《海军特别少年兵》。据摄制者“东宝”的说法是：“这是自《直到重逢之日》以来，经过二十二年才出现的一部真正的今井作品，也不愧是一部纪念‘东宝创立四十周年’的影片。”

被作为东宝的“八·一五连本戏”摄制的《海军特别少年兵》，也毫不例外地打着“反战”这块金字招牌。

三十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以中国人民为先锋的世界人民的斗争之下，加速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他们为打开侵略战争的困境，极尽了残暴之能事。其罪证之一便是，驱使仅十四、五岁的少年上战场，以至造成了三千八百人战死的惨剧。

这部影片企图通过这种少年兵的题材，来强调今井所谓的“人道主义被战争扼杀后所产生的悲剧”。

作者成问题的思想就在于“从庶民的观点、庶民的立场”来批判战争、反对战争。作者批判了“反战最无力的知识分子”，否定了过去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摄制的战争影片，并认为“挖掘出沉睡在战争中的头号受害者庶民的内心深处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会使人得出诚然如此的想法。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庶民”的概念是什么呢？“庶民”判知识分子的罪时的思想、意识又是什么呢？

影片以志愿当海军特别少年兵的五个少年，在严酷的训练中作为“海军军人”逐渐成长，后在硫黄岛战死的过程为一条线，另外还着重描写了工藤上士 = “庶民”与吉永中尉 = 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庶民”这个概念的思想根据是什么

影片主要着重描写了工藤和吉永这两个人。

工藤上士出身在农村，是个纯粹的“海军军人”，担任班主任。

吉永中尉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少年兵的英语教官。作者安排工藤上士代表“庶民”，吉永中尉代表知识分子。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各种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的。

作为班主任的工藤上士，是个被少年兵称为“魔鬼工藤”的人物，他命令整队时迟到的少年兵绕练兵场跑一圈，不准那些答不出标语内容的少年兵吃早饭，在训练划艇时，把落了水而拚命要爬上艇的少年兵推回大海，还打这个少年兵耳光。他还对考查成绩在全校最差的他的这个班，给予面对着饭桌而不给饭吃的处罚，等等。

吉永中尉看到这种面对着饭桌而不给饭吃的惩罚后，就说：“考试成绩之所以差，不仅是由于这个班级努力不够，其实，我们教官的教学方法也有问题。”为此一再恳求工藤能原谅他们。就这样，这个中尉从少年兵那里得到了“菩萨吉永”的外号。

这两个人的对立，是围绕着在教育特别少年兵时，是否应

采用惩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吉永认为：“就会对基本上是集体生活的海军灌输最要不得的利己心。”而工藤则主张：“上下一致、磐石般的团结对敌的日本海军的精神，就是靠这个惩罚主义锻造出来的。”

惩罚主义的是非问题，对我们来说毫无关系。实质上仅是个谁更有利于将侵略战争打到底的问题，只不过是同一个摔跤场上的争斗而已。作者企图通过这种对立的展开，来刻划出“庶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

吉永把少年兵称为“孩子”，而工藤强调：“虽然是孩子，但又是海军军人。”

接下来是这样一个镜头：

吉永：“教育就是爱，教育的目的只有靠爱情才能达到。”

工藤：“不！我认为是力量。地方学校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海军教育就是靠力量，用力量硬塞进去……不，要靠身体来记住。我认为这就是海军的教育。”

工藤责问说：“所谓的爱，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吉永不知所答。而当吉永提出所谓的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工藤却回答说：“是这个！”边说边用拳头咚咚地敲着桌子，同时还拿出了教棒。

作者在这里还让吉永的同事、高中时就同学的山中中尉来批判吉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象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那样空洞，因此你就答不出来了。”“教育就是爱……你这话就很空洞，即使我听了……也觉得工藤的话要实际些。”“如果你真的相信教育就是爱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反对少年兵制度呢？为什么还要帮助这种将孩子置于死地的教育呢？”

上述这些，就把工藤和吉永作了鲜明的对照：一个充满着自信来阐述力量教育；一个只主张靠抽象的爱情来进行的

教育。

作者还通过另一幕插叙，来描写两人之间的差异。少年兵拓二从三元五十钱的津贴费中，拿出三元寄给干佃农活的家里。工藤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瞒着拓二再添上二元，凑满了五元寄了去。拓二的母亲写信给分队长表示疑问，工藤在回信中谎说，恐怕是别的学生出于同情给的吧！

然而，当吉永得知了拓二寄钱回家这件事时，仅仅显出难以相信的神色感慨一番。

作者又让山中来批判吉永。“穷得连到了部队的十四岁孩子还得为家计操心，而国家却把这种情况放在一边而不顾，这是什么国家！究竟豁出命来保卫的是什么呢？”

还有这样一幕插叙：少年兵拓二因深信丢掉了象征着天皇的佩刀而自杀。工藤因对此事有责任而要求调动工作。工藤对吉永说：“学生们都还是孩子。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象你们那样生在富裕家庭里，可以得到家庭的庇护，而且还可以得到很多亲戚，不，整个社会的帮助。可是，穷人家的孩子就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实力……，这才是活路。”

最后一个镜头：就在硫黄岛的日军守卫队进行玉碎战的前夕，吉永为了救少年兵，不让他们参加冲锋，而命令他们担任联络工作。工藤则决心同少年们共存亡。吉永想开枪打死工藤，但结果没有开枪。工藤向少年兵那里爬去。少年兵在吉永他们发起冲锋的同时，也一齐冲向敌阵地。

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好战”影片

我们通过这些场面就可以知道，影片自始至终歌颂了工

藤这个“庶民”，而极力丑化了吉永这个生长在富裕家庭里的、大学毕业的、鼓吹抽象论的、不能理解孩子们心理的知识分子。

但是，问题是怎样来描写工藤这个人物。工藤生长在农村的穷人家，因此能够理解处在同样境遇的少年兵的心情。但是，他说的这段话：“穷人家的孩子就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实力……，这才是活路。”实际上就是主张：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或者引导少年们走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那条使自己拥有实力的道路。这就暴露了所谓“庶民”的含意同人民迥然不同。作者主张：生长在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而穷人就不可以。并认为造成这样现象的根子在社会。

编剧铃木尚之说：“谁都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令人厌恶的军队——这是当时社会状况，尤其是农村，它受尽了掠夺。”这就产生了象工藤这样的人物。军队里的下士官确实是体制的奴役，但这不是他们个人的罪恶。他们是由当时的社会产生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这里，今井和铃木完全搞错了目标。当时的极权主义天皇制，是建立在封建阶级集团和资产阶级集团之上的权力。它残忍地奴役和压迫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为了将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确实掠夺了农村的所有一切。然而，因为农村被掠夺光了，因为是穷人，就喜欢战争，就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军队，难道当时大多数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活的吗？只有参加军队才能活下去，这果真是农民的出路吗？今井和铃木把少年兵描写成和工藤一样，而且还似乎坚信这样描写是最正确的。

但是，绝不会有这种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那

样的时代和社会里，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也是经常不断的，即使在军队内部也有抵抗斗争。大多数农民都不肯参军，而是被当权者强拉进去的。当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打倒极权主义天皇制而进行了斗争，这个立场才是人民的立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今井和铃木所谓的“庶民的立场”委实是骗人的东西。

工藤严厉批判吉永这件事，怎么能同反战联系起来呢？诚然，毫无什么信念之类的知识分子，只会传播廉价人道主义，他们既不能帮助把侵略战争进行到底，也无力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然而，把虽是贫农出身，却是天皇制思想最忠实信徒的工藤作为“庶民的代表”，或人民的代表来批判吉永，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把人民划分成被害者与加害者，从而挑起人民内部的对立。这决不是反战。

最危险的是，通过歌颂工藤这个人物形象，向那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一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的人们，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因为只要不以鲜明的阶级意识，来反对美日反动派通过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带来的颓废主义、享乐主义，而仅从表面上来抵制，就会产生“战前也不错”、“教育救语是必要的”等等模糊认识。

今井用《海军特别少年兵》来改变风格，试图以“庶民的立场”“反战”，归根结底，他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一眼就可以看穿其基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是欺骗不了群众的。

这部影片完全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来描写的，也称不上什么反战，这一点已是暴露无遗的了。

修正主义艺术是不会用阶级观点来描写社会和人类的，也就是说，只能带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这部影片只不过是一部同美日反动派一起贩卖军国主义思想，

企图再次驱使人民大众充当侵略战争炮灰的好战影片。

(廖望译自 1972 年 10 月 11 日《长周新闻》)

海军特别少年兵(梗概)

导演：今井正

编剧：铃木尚之

武山海军兵营的一个教室。班主任对刚入学的海军特别少年兵训话：“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帝国海军中最年轻的军人，你们应当感到自豪！”随着，镜头掠过一张张稚气的脸：林拓二，岩手县矢泽村人，全村数他家最穷，来校前夕，还同母亲一起插秧，直至深夜；江波洋一，与拓二同村，他是说服了当教师的父亲才来的，虽然他的父亲也经常动员别人家的孩子去当海军少年兵；宫本平太，栃木县人，父亲是个理发师，极力反对平太当海军少年兵，说是“国家同咱穷人无关”，被警察认为是“赤色分子”，抓了去打断了腿；乔本治，长野县大分村人，父母早亡，寄宿在叔父家，当妓女的姐姐用肉体换来的钱供养他；栗本武，栗本家是个世代代“为国家献身的功臣之家”，母亲叮嘱他继承这一“光荣传统”……

银幕上闪过紧张的少年兵生活。早上，起床的号声响彻晨空。少年兵们一个个紧张地穿衣服、叠被、洗脸刷牙，然后奔向练兵场。笨手笨脚的拓二一直落在后面，在匆忙之中，还把帽子跌落在地，等他赶到练兵场，队伍早已整好。工藤见拓二的迟到影响了整个班级，不由得大为光火，他命令拓二绕练兵场快跑一圈，同时还教训十二班的全体少年兵说，这一次是罚拓二一个人，如果下次再有人迟到，就罚整个班级。接着，

开饭的号声吹起，大家整队走进了食堂。拓二刚要拿起筷子，突然被工藤叫了起来。工藤问：“你说说看，今天的标语内容是什么？”拓二被这冷不防地一问，居然答不出来，结果工藤罚他不准吃早饭。饿得发慌的拓二只得孤零零地坐在一旁，看着同伴们在大口大口地扒饭。

镜头转入蔚蓝色的大海上。少年兵在练习划艇。不会游泳的拓二不慎跌入大海，他拚命地挣扎，快要抓住小艇时，工藤恶狠狠地用竹竿打拓二的手，拓二痛得忍不住只得松开手，这样反复几次，拓二已精疲力尽，快下沉时，工藤才将他打捞上船。拓二上得船来，还没站稳脚跟，工藤就跑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胸口，跟着就打拓二几下响亮的耳光。工藤还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海军式游泳训练法！”少年兵都暗暗地骂“魔鬼工藤”。

工藤的办公室里。工藤正在灯光下检查学员寄给家里的信件。不一会儿，他怒气冲冲地跑到学员宿舍，破口大骂：“什么想家啦！训练苦啦！作为海军军人决不允许！”学员们个个胆战心惊。随即还把拓二叫到了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寄三元钱给家里。拓二战战兢兢地把家里的穷困诉说了一番。工藤听了以后深受感动，他叫拓二回去之后，在拓二的信里又加了二元。过了几个星期，也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工藤拆开拓二母亲的来信。拓二母亲在信中说，她听说少年兵的津贴是三元五十钱，可是拓二怎么能寄给家里五元呢？她为此感到不安。工藤立即提笔写回信，他在信中谎说，恐怕是别的学生出于同情给的吧！

四个月后，全校进行了初考。第十二班成绩最差，当晚全班被罚面对着饭桌而不准吃饭。工藤执教棒一边望着饿得发慌的学员，一边教训他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英语

教官吉永中尉前来劝阻说：“工藤班主任，就原谅他们吧！考试成绩之所以差，也不仅是由于这个班级努力不够，其实，我们教官的教学方法也有问题。”少年们在一旁听着，都暗暗地称“菩萨吉永”，可是工藤根本不予理睬，同时还用教棒抽打少年兵。深夜，第十二班的学员饿得怎么也睡不着觉，其中武和治为一件小事而扭打起来，被工藤发觉后叫到练兵场，工藤命他俩拚命对打，打得两人喘不过气来，向工藤求饶。工藤用教棒威胁他们不准停手，并说：“海军军人要打就打到死！”

镜头转入教官们的办公室里。吉永和工藤在激烈地争论。吉永认为：“我们所教的学生都是些还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因此，采用传统的惩罚主义来教育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为了避免受惩罚，就必须战胜其他班级，为了战胜其他班级，就不择手段……这样就会对基本上是集体生活的海军灌输最要不得的利己心。”吉永还说：“教育就是爱，教育的目的只有靠爱情才能达到。”工藤立即反驳：“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就是由惩罚主义教育过来的……，以上下一致、磐石般的团结对敌的日本海军的精神，就是靠这个惩罚主义锻造出来的。”他还说：“海军的教育就是靠力量！”接着工藤问：“教官所说的爱究竟是什么呢？”吉永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他才反问道：“班主任所说的力量，或者说教育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工藤回答说：“是这个！”说着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同时还拿出了教棒。

工藤离开后，吉永的老同学、数理化教官山中中尉对吉永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象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那样空洞，因此你就答不出来了。教育就是爱……，你这话就很空洞，即使我听了……，也觉得工藤的话要实际些。”接着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爱就是教育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反对少

年兵制度呢？为什么还要帮助这种将孩子置于死地的教育呢？”吉永对此不知所答。当谈到有些少年兵把少得可怜的津贴寄给家里一事时，吉永感动得简直不相信有这回事，而山中则气愤地说：“吉永，难道你不感到气愤吗？穷得连到了部队的十四岁孩子还得为家计操心，而国家却把这种情况放在一边而不顾，这是什么国家！究竟豁出命来保卫的是什么呢？”

在一次演习中，拓二不慎丢失了天皇发给的佩刀。工藤得知后急得要命，他知道，如果真的丢失，就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于是他命令吓得已面如土色的拓二随自己摸黑寻找。途中，工藤见拓二已精疲力尽，就叫他先回去休息，自己一个人继续搜寻，结果终于在松林中找到了这把佩刀。当他兴冲冲地回到驻地时，那知拓二已自杀死去。工藤因受此事的刺激，而要求上前线。

教官办公室里。即将离任的工藤，正眺望着在练兵场上操练的少年兵，似乎想起了什么，特意转过身来关照吉永：“学生们都还是些孩子。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不象你们那样生在富裕的家庭里，可以得到家庭的庇护，而且还可以得到很多亲戚，不，整个社会的帮助。可是，穷人家的孩子就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实力，这才是活路。”说完，便拿着行李朝校门走去，教官们一起伫立在窗前为工藤送行。其中国枝少尉不解地说：“真是个怪人，满好等学生们回来后再走……”吉永回答说：“离别是很难受的，因为工藤真疼爱这些少年。”

银幕上出现战火纷飞的硫黄岛。岛上全是日本士兵的尸体。美军劝降的广播喇叭声响彻夜空。战斗已近尾声。在一个山洞里，隐藏着吉永、工藤以及十几名残存的少年兵。少年兵是在年底结业后，受命驻防硫黄岛的。吉永被任命为少年

兵分队长，后来工藤也自愿要求从其他分队转来参加少年兵分队。这时，吉永接到大本营来电，命令日本士兵“全部玉碎”。他思索片刻，随即决定派洋一、武、治和太平等四人去离洞不远的水池边等待友军来联络，自己则准备率领其他人向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洋一等舍不得离开分队，苦苦哀求，愿与吉永共存亡，但吉永坚决不答应。他们转而请求工藤，只见工藤在闭目养神，拒不作答。洋一等无奈，只得出发，躲开闪烁着的照明弹，匍匐前进。这时，工藤突然要求吉永准许他同往，他还极力申诉：“吉永，我理解你的用意，他们可能被捕而得以生存，但这是无济于事的，我平时教育他们死也不要当俘虏，他们会天真的去认真执行，我愿与他们一起去死。”说完，工藤不顾吉永掏出手枪威胁，一个劲儿地朝水池爬去。快接近水池时，听见洋一在说：“吉永分队长想救我们，但我们是军人！”接着洋一又大喊一声“冲啊！”就带头杀奔敌方阵地。治、武、太平也紧跟着冲上去。工藤在后面疾呼：“洋一、治……”但只听得一阵枪声，五个人相继倒在血泊中。

几个美国兵望着五个人的尸体，啧啧赞道：“毕竟是日本兵！”但当他们发现其中四人竟是十几岁的少年时，不禁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这时，银幕上映出洋一尸体的特写镜头，他那稚气的脸庞显得格外“神圣美丽”，还映出战死的三千八百名特别少年兵的名单、籍贯，同时再一次响起了安魂曲般的音乐声。

（叶新斌摘译自 1972 年 7 月《电影旬报》）

齿轮座剧团 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在齿轮座剧团
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日笠世志久

我们掌握了剧团历史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并使这些经验为日本革命文艺的发展发挥作用，并作出贡献。齿轮座走过的道路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五二年创立至一九五五年，当时除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冬天的旅行》(四幕)以外，主要是独幕小戏。与工会、农村青年团、戏剧小组等一起开展了小型的演出活动。演出了描写松川事件斗争的《在哪一天?》以及《村里的锣鼓》、《赤脚》等剧目。山口、广岛、福冈、大分等地，由于“开除共产主义分子”^①，一些单位和地区的戏剧小组活动处于低潮。当时剧团尽力重建这些小组，在小组活动中起了指导作用。由于和戏剧小组结合，工农群众要求健康的文化的新鲜血液输入了剧团，大家互相学习，共同创作民族民主的戏剧。

可是剧团刚成立，力量和经验都不足，要成为一个被日本

^① 一九五〇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令下，大批开除在政府机关和各企业工作的共产主义者。——译者

西部的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的艺术团体，还相当不成熟。来剧场的观众非常少。有时候甚至只有二、三人。再加上反动派和警察的迫害，不给使用剧场，对主办者施加压力等，使我们不能经常演出。

因此，在因穷而出名的齿轮座历史上，生活最艰苦的时期，全体人员没有工资，一天只分到两支香烟和两颗糖，但大家仍然干下去。坚持共同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剧团办公室。齿轮座有着没名气、年轻和贫困而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宝贵财产。为了创作日本革命的戏剧，在那时就养成了对任何压迫都不屈服，和敌人坚持斗争的刻苦奋斗的传统。当时仅十几个团员，其中六人现在还是剧团的骨干，正在继续斗争，从这可以看出他们坚持了剧团刻苦奋斗的传统并加以发扬。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时期。

一九五三年池田、罗伯逊会谈后，教育开始全面反动化。齿轮座和全国首先起来斗争的山口县教组的教师们一起开展民主主义儿童剧运动。

这个儿童剧运动，排除了教育委员会和反动校长的阻碍才开展的。当时围绕着是否上演齿轮座的剧目这个问题，学校的教员室卷入了进步还是反动的斗争。扩大了一个个阵地。学校公演不仅仅在山口县，而从九州、中国地方扩大到关西、信越。剧目也很丰富，有《霍尔良的盾》、《千岛鼓》、《火之鸟》、《不来梅的音乐队》等，并且和进步的儿童剧团共同开展运动，不久组织了西日本儿童戏剧协议会。

通过这个经验,我们掌握了一个真理,群众斗争和戏剧运动相结合,能提高舞台创作、扩大观众、确保经济。在进步的老师 and 许多孩子的支持和鼓励下,使齿轮座在创作、组织和经营等各方面的体制确立了。剧团由于九州的广播剧团演员和东京的学生剧团演员以及各地业余剧团演员加入,发展成有三十多名团员的剧团。为形成今日的剧团打下了一定基础。

为了想发展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剧团,我们和近代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对每个人从思想上确立了集体的优越性,树立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的作风。为了成为对人民有益的艺术家的,我们明确必须走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向无产阶级学习,进行自我改造的道路。

在这儿必须谈一个教训。

大家都知道,日本共产党领导集团自战后重建以来,多次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上,也经过了数次曲折,这中间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对美帝国主义在战后作为统治日本人民的思想支柱而贩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评价问题。

占领日本的美帝国主义,拿了个腐朽的美国民主主义向日本人民进行思想进攻,企图扼杀人民的真正民主主义,散布殖民地的颓废来麻醉民族意志。日本共产党领导把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捧上了天。在这方面态度暧昧,使无产阶级的文化斗争中修正主义思想泛滥。

我们在艺术创造上之所以没能完全克服近代主义,没能清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也有关系。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走上了政治上“马列主义”艺术上“资产阶级”这种二元论的道路。就是说我们不仅在艺术方面,在政治、思想上也不能摆脱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第三个阶段

自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至一九六六年对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公开叛变进行造反的七年间，剧团的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课题就贯穿在我们为达到新的飞跃的艰苦的酝酿期内。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七年。

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许多文艺界人士参加，形成了战后最大的革命高潮。可是由于美日反动派象征“高度经济成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欺骗，和“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叛变和捣乱，斗争形势迅速低落，逐渐停滞不前了。

一九六一年上演了描写明治初期秩父起义的《野火》，这和激昂的人民相结合，特别是得到青年工人的支援，从九州至东北进行了剧团开创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出。接着《灼热的眼睛》、《冬天的旅行》在全国公演。同时和各个进步的剧团互相协助，组成了西日本现实主义戏剧工作者会议。不仅政治上和美日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掀起了一个要创作现实主义戏剧的运动，使戏剧为人民的政治斗争服务。

虽然我们努力克服政治和艺术上的二元论，鼓足干劲创作和演出现代剧，但都碰到很大的阻碍。遭到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主观动机是要使政治和艺术统一，创作真正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革命戏剧。但客观事实上却招致脱离工农群众的结果。

剧团开始注意到，在当时有必要从创建以来的曲折道路中，彻底研究一下至今为止的艺术路线，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思想、情绪和感情都要和劳动人民一致，但在实践中，我们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时，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依仗“党中央”的权威，乘齿轮座财政危机之时，以思想、艺术上屈服为条件，企图把剧团全部吞下。修正主义者利用剧团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进行搅乱。我们提高警惕，始终坚持思想艺术的革命化和大众化相统一，进行了激烈抵抗。剧团的绝大多数团员，一起制订了依靠山口县为主的人民群众改造剧团缺点的方针。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方针，但还没有对艺术路线上的重大缺点，进行有力的批判。

自创立至一九六六年，这十四年走过的道路是为创作真正的革命戏剧，向一切困难作斗争的历史，不久就到了想要成为人民的剧团完成质的发展的准备期。这段历史向我们提出深刻的教训，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革命，如何艰苦奋斗，若不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理论和路线进行实践，则效果是微小的。

第四个阶段

一九六六年，日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掀起了反对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公开背叛的斗争。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舞了这次斗争，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大动荡、大分化。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斗争迎来了阶级和革命的飞跃。

齿轮座也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政治思想上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线，同时在文化艺术上也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线。和存在剧团内或个别团员中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展开斗争，对艺术路线上的根本弱点作了尖锐批判。

我们学习了“要进行革命必须使主观世界符合于客观规

律,要符合客观规律必须改造主观世界”这一段话。齿轮座重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这锐利武器,向着新的无产阶级文艺道路奋勇前进。我们深入山村,深入弥富和关闭前的宇部煤矿,学习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转变立场,为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

从这段时期起直至现在作为历史的第四个阶段。

以政治和艺术的统一为目标,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上,我们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这时我们踏上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的真正起点。

修正主义者给齿轮座戴上了“盲从主义”、“极左主义”、“大国主义”等等一连串帽子,极尽污蔑之能事。但是,把自己的艺术献给广大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而长期艰苦奋斗的团员们,对这些中伤诬蔑是不会害怕的,齿轮座在通过自己的斗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文艺道路上满怀信心,勇往直前。

一九六七年夏天至秋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了访问演出。第一次去中国访问演出的意义,是把日本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的实际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并明确地表示日本人民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同时去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我们至今也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中国人民对我们,也就是对日本人民反帝反修斗争的全力支持和鼓励。只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才能使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获得解放。

回国后,《野火》和《风暴》在全国公演,崭新的革命戏剧的诞生,得到许多人的热情支持,从这时候开始,观众席的许多席位开始由工人坐满了。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四年的斗争，完全可以说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服务的文化斗争的继续。在大型演出的同时，还进行了小型演出和文工队演出。不仅演戏，并且以前从未搞过的歌曲和舞蹈的创作，也取得成绩，特别是革命歌曲的创作和普及，获得卓越的成果。现在这和齿轮座的演出已不能分割，在全国各地成为唯一的革命歌曲被大家所爱。活动范围和过去相比也是空前的。自鹿儿岛到北海道，自城市到乡村，直到工厂和学校等，各个角落都进行演出。

齿轮座深入人民群众，由于人民群众而得到发展，获得了“人民的剧团”这一光荣的地位。

自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日本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各种斗争，朝着革命的目标，取得了质的飞跃。空前的高潮到来了，斗争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发展起来。

齿轮座为了响应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大好形势，而开始了新的飞跃。一九七一年，剧团总会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戏剧。

我们的文艺路线斗争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从工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实践中，集中生动的艺术主题，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创造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呢？还是与此相反，从各种各样的教条和经验出发创作作品。表面上是战斗的，但内容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义的艺术。通过这个斗争，剧团的无产阶级文艺旗帜更加鲜明，并达到新的阶段。

齿轮座坚定地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全体团员共同努力，为描绘出日本人民革命的时代精神，决心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完全彻底地体现在无产阶级的艺术上。作为艺术家，平时要不断努力、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为在舞台上创造出无产阶级典型人物的形象而斗争。

以创作组为中心，我们深入工厂，和工人一起生产、生活和斗争。通过体验生活，生动地掌握了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些成果，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以后在《铁燃烧的时候》、《河流下游的市镇》、《春雷》、《波涛》以及最近上演的《冲绳的早晨》中体现了出来。

今年冬天至春天，剧团带了这些作品去中国作了第二次访问演出，为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中友好和实现恢复邦交，两国人民和艺术家结成了坚强的战斗团结。

归国后，《波涛》在全国公演，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工人阶级的好评，我们在无产阶级文艺上取得一定成绩，以这为基础，对反对军国主义的日本进步文艺队伍很大鼓舞，并创造了共同前进的起点。剧团开始全面地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

我在开始就说过，仿佛经过二十年才打下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把日本的文化改造成真正革命的、民族民主文化艺术的基础。今后，我们通过剧团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上的团结，要为日本文化运动的革命团结作出贡献。

为此，全体团员坚持艰苦奋斗，只要活着就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决心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齿轮座在二十年中，思想斗争、艺术斗争达到的成果，决不是光靠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的，是全国工人阶级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所给予的说不尽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共同斗争而获得的。我们的成绩是非常小的，而有待克服的缺点和问题还有很多。今后的艺术斗争，要成为使日本的大地开遍无产阶级文艺之花，使民族民主文艺得到发展的真正斗争。

（廖望译自 1972 年 11 月 1 日《文艺战士》）

日本山口县出版文艺季刊《流域》

据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长周新闻》报道，日本山口县文艺季刊《流域》创刊号于四月下旬开始发行。该同人杂志主要是以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的“山口县文学者代表访华团”成员富成博、礮永秀雄、古川熏等八人为中心，现已发展为十六个人。创刊号是该代表团访华特集。报道说：《流域》的创刊，迈出了“与人民的前进共呼吸的‘民众文学’”的第一步，“她将推动民族民主文化运动，并成为其发展中的一支力量”。

另据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之星》报道，《流域》第二期也已出版。这一期形式多样，登载了五篇小说，二首诗歌，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等。放在第一篇的是中田润一郎的小说《从那序曲开始》（暂译）。小说通过资本家的剥削和工会对主人公的镇压，暴露了资本家的丑恶和御用工会的本质。小说还生动地描写了团结在主人公周围，进行斗争的工人形象。

山口共同映画社摄制纪录片 《胜利的歌声响彻四方》

据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长周新闻》报道，山口共同映画社摄制的纪录片《胜利的歌声响彻四方》已成为“战斗的青年工人手中的斗争武器”，自从二月中旬完成后，两个月内就卖出了四十多套拷贝，在全国几百处上映，一万多名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工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影片“捍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电影事业的传统”，有力地配合了一九七三年

“春斗”(注：春季的罢工斗争)，“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影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佐世保的群众大会；2.关于尼克松主义；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纪录影片《是人民的力量恢复了 日中邦交》摄制完成

据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人民之星》报道，山口共同映画社最近摄制完毕一部题为《是人民的力量恢复了日中邦交》(映二十八分钟，黑白片)的纪录影片。这部影片主要以由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召开的“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八·二〇’中央集会”为中心，记叙了日本人民为恢复日中邦交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这部作品预定由日中友协(正统)发行十部拷贝在全国上映。

山口共同映画社正在继续完成“十·二八”斗争的纪录影片，并决心一定要在明年把《河流下游的市镇》拍成电影，以此来推动民族民主电影运动，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

《艳阳天》等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日文出版

据一九七三年《长周新闻》、《文艺战士》报道，我国文学作品《艳阳天》、《沸腾的群山》、《江畔朝阳》、《半夜鸡叫》已由伊藤克也、岛田政雄、六角恒广等译成日文出版。

齿轮座创作新话剧《美枝子的同伴们》

据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长周新闻》报道，深入参加过一九七三年“春季斗争”大罢工的工人群众中去体验生活的齿轮座创作组成员，最近创作了一部新话剧《美枝子的同伴们》。这部作品以九州一个建立了全国电力交通工会分会的企业为舞台背景，通过对斗争中的女工形

象的描写,歌颂了工人阶级在极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健康的、强大的力量。

这部话剧,齿轮座正在积极排练中,预定将在九月底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下面简略地介绍它的内容:

美枝子今年二十一岁,在反对假归还冲绳的斗争中,当上了一名国营电业交通工人。三年来,她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

一九七三年四月,“春季斗争”大罢工接近尾声的时候,美枝子他们的示威队伍冲进了企业的电话交换台,使得全部业务陷入停顿状态,工人们还教训那些企图破坏大罢工的家伙说:“谁是企业的主人?这下子你们也就知道了吧!”

公司对工人的团结非常恐慌,他们在严厉处分美枝子的同时,还蒙蔽了正在热恋中的山下和圭子,使他俩充当了公司的走狗。

分会的老会长以及山下、圭子指责美枝子的行动太过火,并准备在反对引入“C九三”新向导器的斗争中让步。妇女会议的负责人朝子一方面轻视美枝子这帮青年人,一方面又希望她们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而美枝子和她的同伴则在同是青年会议的成员田村的激励下,为了彻底粉碎美日反动派借“和平和民主主义”的名义,建立新的军事通讯网的阴谋,展开了坚决阻止引入“C九三”的斗争。在斗争中,美枝子还诚恳地向山下发出了团结的呼吁。

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之后,分会又重新团结起来。

圭子看清了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回到了战斗的行列。朝子也克服了轻视青年的落后思想,为了同伴们的利益挺身而出。

之后,美枝子和她的同伴们又朝着反对政府和公司的“合理化”斗争迈进。